





1570
卷 11

寧波府志卷二十六

傳二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蜀威遠周希哲訂正

列傳一

司馬氏曰昔陳和仲爲太常博士獨爲袁燮議諡
餘皆閣筆因嘆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諡有美惡豈
諛墓比哉旨哉乎其言之也士大夫鴻猷茂烈曠
然不污自足表見者即仇讐不能掩矧輿論在乎
故林壑里閭之士與婦人女子苟抱只尺之義皆

得與古名公並馨青汗傳不朽蓋秉彛懿性不可
誣也世德下降人貌榮名今之傳志表狀率以誕
漫之詞妄丐名筆披簡誦讀疇非賢聖徒哉考其
實顧齟齬皆也賢如昌黎不免諛墓而劉義且撤
其金况其他乎余竊慨是故纂輯郡乘矢心明神
苟其人賢也雖閭閻斯役猶周咨求之即不賢雖
通顯不錄雖親故不錄雖宗族不錄蓋孝子慈孫
欲崇譽其親者無窮而是是非非則秉筆者不可
以徇人情取訕議也雖然志之大都蓋善善長而

惡惡短大雅君子宜有以諒予衷矣爰自名臣以
迄仙釋凡爲傳十六爲書若干卷

名臣

宋豐稷字相之鄞人登進士第爲穀城令以廉明
稱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
莫知所爲稷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
封丘縣神宗召對問前渡海事卿何不畏對曰巨
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尚何畏乎帝悅
擢監察御史治叅知政事章惇請托事無所移撓

出惇陳州屢遷右司諫揚荆二王天子叔父也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茵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屺謂曰聞君言使屺汗流浹背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除刑部侍郎兼侍講哲宗親政召內侍在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幾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兼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

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連論不去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稷又乞辯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神宗實錄今方修哲宗實錄願申論之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

曾布得助嬖暱將拜相稷約其僚并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諡不爲書敕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常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于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中宗何嫌于配享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伎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

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簾爲地衣稷言仁宗衾褥用黃絁服御用縑繒宜守家法詔罷之稷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屢忤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卽卒建炎中追復學士諡曰清敏初文彥博嘗品稷爲人似趙抃及賜諡得以清名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

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

汪大猷字仲嘉鄞人年四歲對客誦孝經止十七章客問十八章何以不誦以具慶對客大奇之紹興七年以父恩補官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吏事舉進士授婺州金華丞歷遷大宗丞兼吏部郎又兼戶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稱之後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左諭德每侍講多寓規戒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同賦大猷曰鄭衛之

音非講讀官所預聞也遷秘書少監修五禮會要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說書又兼給事中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大猷遂陳耆長顧直隸總經制司並緣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厲民為甚又論亭戶未嘗煮鹽居近場監貸錢射利隱寄田產害及編氓宜取一等等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勲戚豪奪相先陵轢州縣惟當賜金使自求之又論沒入貲產止可行於強盜賊吏至於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即其業收租以償既足則給還使復故業

寧波府志卷之二十一
五
轉對言捕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鑄銅爲器上嘉
獎之權刑部侍郎陞侍講時與廷臣論強盜有犯
止宜用六項法上聽之既而大猷使金仍用舊法
大猷還朝自劾求去卒從其議改權吏部侍郎兼
權尚書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
起知泉州海蠻毗舍邪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
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
兵以真臘大賈爲毗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
目漆黑語言不通此豈是邪遂遣之故事蕃商與

人爭鬪非折傷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
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
萬詔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
禁銷銅奈何爲夷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
留知泉州踰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知隆興府江
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降
龍圖閣待制落職南康軍居住沒贈二官大猷與
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于進浩深
嘆美之好周施敘內外族爲興仁錄率鄉人爲義

莊割田以倡所著有適齋存藁備忘訓鑒等書

樓鑰字大防鄞人舉進士中教官科調温州教授
爲敕令所刪定官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
爲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揖
其禮異矣可鈞敵乎改宗正寺主簿歷太府宗正
寺丞出知温州光宗嗣位召對奏曰人主初政當
先立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復然當先強主志進君
德又曰今之網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
爲不得已凡創意增益者寢而勿行以保養元氣

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並緣爲姦多所壅底鑰盡
革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繳奏
無所回避禁中或有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
不如且已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
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言臣
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重華宮歡動宸極嘉王日
趨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猶此
也又奏聖政之書載壽皇一朝之事王牒會要足
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全聖

寧波府志卷二十六
七
孝於是上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
士院遷給事中朱熹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
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閱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
不便宜俾內祠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寧
宗受禪侂胄以知閣門事與聞傳命頗有弄權之
漸彭龜年力攻之侂胄轉一官與在京宮觀龜年
除待制與郡鑰與林大中奏留龜年於講筵或命
侂胄以外祠龜年竟去鑰遂出外尋復奪職告老
侂胄嘗副鑰為館伴以鑰不附已深嫌之侂胄誅

詔起鑰為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
趙汝愚子崇憲奏雪父寃鑰乞正趙師召之罪重
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陞同知進叅知政事位兩
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
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卒贈少師諡宣獻鑰文辭
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鑰性樂易
中原師友淵懿悉窮其奧聚書東樓踰萬卷皆手
讐校有客願傳錄者輒欣然啓帙以授子淳終屯

田郎中問學似其父幼子治終權兵部侍郎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授秘書省正字入對疏上五懼言甚愷切次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興屯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摹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給舍所以戢

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遷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請蠲減婺源紬絹茶租折帛錢月椿錢各若干請照咸平紹興乾道寬恤指揮又請下轉運常平兩司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興修陂塘創築百梁丁父憂服除知衢州立旬講務以禮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窘預借爲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

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提舉江東常
平適歲旱亟發庫庾凡州縣窠名隸倉司者無新
舊皆住催遣官分行賑濟醫療又告于朝詔給度
牒百道助費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時
霜殺桑諸郡被水連請于朝給度牒二百道振恤
之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天意
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此願下哀痛之
詔以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都邑天意
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公無

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厲羣工大明黜陟與
天下更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姦貪決滯獄
所至詣學宮講說歲大旱請于朝得度牒緡錢綾
紙以助振恤疫癘大作創藥院療之前後持節江
東五年所活無筭轉將作監領事如故彗星見詔
求直言上疏言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
正之歸帝親政以直徽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
建轉運判官閩鹽隸漕司綱運供費增益無紀又
丁米錢久爲泉漳興化民患甫皆奏捐之遷祕書

少監入見帝曰卿又勞于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逸之義言知稼穡艱難即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如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由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為必行不當為者則斷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賢精神務令充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今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詔自今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攬摭以奏是消天下謹言之氣其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帝為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為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易於主和亦朝廷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

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
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
所係誼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乃出甫知
江州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
入見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事
又奏備邊四事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
甫復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在淮西王檝由淮
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
誤淮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翼日權吏部侍郎
引疾至八疏賜告二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累
命皆辭不拜遷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潮暴涌旱魃
爲虐楮幣蝕其心腹大敵剝其四支危亡之禍近
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徑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
酒日召諸生課其問學時邊檄日至甫條十事至
爲詳明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
夫諡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江東
荒政錄防柘錄樂事錄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
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慨

然以斯道自任切於愛民所至有惠政立朝正直
無所阿附王應麟謂近世掄魁之有益世道者甫
一人而已

趙與權字悅道鄞人希言子登袁甫榜進士歷陞
直寶章閣知安吉州郡計故仰權酷禁網峻密與
權首捐以與民設銅鉦懸門欲訴者擊之寃無不
直有富民勸幼子逮付獄徐廉之則二兄強其父
析業而遷怒反覆開諭遂忻然感悟又娶婦僅一
子亦訴不孝留之郡廳日爲饌俾其子饋焉晨昏

以禮未周月母子如初三家皆畫像事之久之擢
戶部侍郎尋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剖決明暢
罪者咸服已而轉除不一論奏愷切如遇火災則
請祇畏天威思以實德及民始自上躬痛加節約
廣推賑恤如論楮幣則謂士大夫不清白奉法虔
恪雖日易一法無救於弊而國非其國矣法削國
弱能獨享富貴乎要在別邪正警偷惰獎用恬退
質直之士以絕躁競浮靡之習清心寡欲以革酣
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陛下始諸所陳說不可殫

紀既而力求奉朝請出關會饑民相携溺死帝仍
付臨安府事恩例視執政與權涕泣奉詔亟榜諭
曰今申奏振救宜無死須臾佇沐聖恩都人相謂
毋死與權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
至米商來集流移咸歸力求納祿即日絕江去帝
爲悵然與權三爲府尹盡力民事都人稱趙端明
必以手加額曰趙佛子也久之以侍讀召對言爵
祿之濫因及國本事在講筵言以壞症付庸醫徒
運巧心僅支殘喘天下事尚堪再誤邪時相忌而

出之帝書安貧樂道植節秉忠八字賜之先是五
乞奉朝請三乞致仕俱不允賜泰卦詩忠邪辨自
是國事皆縷縷言之拜少傅卒遺表猶不忘規正
贈少師追封奉化郡王諡清敏累贈太師與權嘗
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才奧學徒以蠹國害民
故歛之夕金帶猶質錢民家云

陳塤字和仲鄞人大叔父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
鑰哭之塤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槃中銀杏使
屬對塤應聲曰金樗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

金柅鑰竦然曰亡友不死矣長受周官於劉著頃刻數千百言輒就試江東轉運及試禮部皆第一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行之忽嘆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恩數踰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頃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自頃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教授以去士論高之理宗即位詔求言頃上封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

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污故爲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今日之蔽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蒞之以明斷之以武頃直聲始著于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召爲太學錄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銳久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爲之志遵養時

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上嘉納之遷太
學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塌應詔言應上天非
常之怒者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遷太
常博士獨爲哀燹議諡餘皆閣筆因歎曰幽厲雖
百世不改諡有美惡豈諛墓比哉李全在楚州有
異志塌以書告彌遠痛加警悔以回羣心蚤正典
刑以肅權綱大明黜陟以飭政體不納未幾賈貴
妃入內塌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
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塌問曰吾甥殆好名

邪塌曰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力丐去
添差通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院編修官入
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
秦檜死所任不過方侯鹵沈該耳侂冑死所任史
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
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宦者陳洵益陰中之
監察御史王定劾塌出知常州改衢州寇十日發
際坑遵江山縣而東塌獲謀者即遣人致牛酒諭
之曰汝不爲良民而爲劫盜不事耒耜而弄甲兵

今享汝牛酒冀汝改業否則殺無赦於是自首者
日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潰散徙福建轉
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嘗與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
管崇道觀踰年遷浙西提點刑獄歲旱盜起捕斬
之盜懼徙去知安吉州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婣
恃勢黷貨墮親按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爲副
尉宗勉倚之爲腹心盜橫貪害墮至福聞風而去
貽書宗勉曰墮治福所以報丞相也傳聞實走丞
相所賢輔弼不宜有此宗勉答書曰福罪貫盈非
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姦凶惟君留意及
獲福豫章衆皆欲殺之墮曰若是則刑濫矣乃加
墨狗于市囚之園土以吏部侍郎召及爲國子司
業諸生相慶得師歷陳境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
之匱既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又
言履泰安而逸樂者有習安致危之理因艱危而
兢懼者有慮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
儉以汰冗濫屏姦妄以厲將士抑貴近以寬糶糴
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創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淆

董猶同器遂使賢者恥與同羣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頃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糴轉官賞亦不許知温州未上以言罷頃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子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奇之妻以女爲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爲相時國政闕失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污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禮部侍郎李珣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也好學疆記紹熙四年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第時李真開鄂閩知彌鞏持論不阿辟諮幕府事壽昌戊卒失律欲盡誅之乃請誅倡者一人軍心感服改知溧水縣首嚴庠序之教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護蜀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彌鞏應詔上書謂修省之未至者有五又言濟邸之寃足以干和氣而召災異蒙蔽把握良有以也出

提點江東刑獄歲旱饒信南康三郡大侵乃釐戶
爲五甲乙以等第振糶丙爲自給丁糶而戊濟全
活者口一百一十四萬有奇休寧有淮民三十餘
輩操戈劫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彌鞏曰持
兵爲盜貸之是滋盜也推情重者僇數人一道以
寧饒州兵籍溢數供億不繼請汰冗兵令下營門
大譟乃呼諸校謂曰汰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咸
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廩給亦大省召爲司封郎中
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丐祠遂以直華文閣知婺
州時年已七十旬祠提舉崇禧觀里居絕口不道
時事卒年八十真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
門者三十年未仕則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排擯
皜然不污如此

王應麟字伯厚鄞人與弟應鳳同日生九歲通六
經父搗性嚴急每授題設巍坐命應麟應鳳坐堂
下刻燭以俟少緩輒呵譴之由是應麟爲文益敏
疾年十九舉進士從王埜受學調衢州西安簿已
又調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又調揚州教授嘗言曰

今之業舉子者崇以沽名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章漫不知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也於是閉門發憤假館閣書盡讀之遂與應鳳相繼舉博學宏詞科嘗被命覆考進士帝欲易第七卷於首應麟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及唱名乃文天祥也其識鑒如此歷遷太常主簿面對極言修攘當急毋爲壅蔽所欺時丞相丁大全諱言邊事遂罷應麟未幾大全敗起爲太常博士因星變勸受直言累遷近侍數以轉對進規

語在宋史既而忤賈似道語包恢曰吾去王伯厚如振落耳但渠以文名不欲我有棄士之名盍令少自貶恢以告應麟曰忤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卒不變遷起居舍人因冬雷極言防姦邪總威福諸事似道益忤決計逐之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攜嘗守是邦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摧豪右省租賦民以大悅初應麟爲太常博士湯漢爲少卿比屋而居朝夕講道論關洛濂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

寧波府志卷三十六
精微剖析幽眇漢曰吾閱士多矣惟伯厚甫爲真
儒使真文忠在願同在弟子列會漢耄年力祈去
遂薦應麟于賈似道不虞其竟相忤也已而稍稍
牽復又極言邊事似道復謀逐之以母憂去似道
敗復起累疏國家大計皆不及用已而轉尚書兼
給事中丞相留夢炎引用非人應麟繳奏再疏劾
之不報出關俟命再疏又不報遂東歸復起翰林
學士終不赴居家凡二十年號深寧老人及元混
一杜門不出凡所著述止書甲子而不書年號以

示不臣於元自爲誌銘年七十四而卒官至翰林
學士禮部尚書所著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藁一
十三卷掖垣類藁二十二卷詩攷五卷詩地理考
五卷漢藝文志攷證十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通
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
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祚篇補注急就篇六卷
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
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
篇六卷漢制攷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詠

四卷

黃震字東發慈谿人中進士第爲吳縣尉有能名後爲史館檢閱入對言危亡災異在旦夕而緇黃出入宮禁亡節失朝廷體度宗大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官言得通判廣德軍時社倉法大弊衆以始自朱熹不敢議震曰法出於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遂不得救其弊邪爲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非凶年不得輒貸貸不取息郡故有淫祠奔走遠近之人牲用牛惡少挾兵

刃舞牲迎神常以鬪爭犯法又有自嬰桎梏拷掠以徼福者震見之責令自狀其罪其人不肯言震責之曰爾罪多不敢語人特告神以免罪耳又有所謂埋藏會者悉禁絕之時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以某日集城中過期有罰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揭于市不抑米價價爲日損坐驛舍署文書不入州治親煮

粥食餓者請于朝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
善政種種不可殫述陞提舉常平倉司改提點刑
獄決滯清訟赫然如神明時有貴家害民震按之
又發富人粟故豪家比而致螫中有陳堅時爲御
史中丞遂劾震免官福王趙與芮判紹興朝命震
爲長史佐之震不拜國事日蹙朝廷宰輔爭避去
震知不可爲歸寶幢山中誓不入城府所居日湖
圖籍器物爭掠取亦不問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
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必作先是楊簡倡陸學
士皆翕然宗之孔門博約之訓幾廢而震竭力興
朱學人知向方每閱經史文集輒疏其精要凡微
詞疑義反覆辨論名曰日抄一百卷春秋禮記皆
爲集傳其死也里人私諡爲文潔先生

國朝錢唐字惟明象山人長身玉立才氣卓越博
通經史與人交不苟合值高皇帝混一華夏起
而敷陳王道裁正禮樂授刑部尚書召講堯舜典
及大禹謨陞立而對或糾唐草野之人不知君臣
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爲

倨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至日
亥始賜飯即禁宮中撤其圖 上一日以孔子釋
奠止令行於曲阜京師天下不必通祀唐上疏諫
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天下
祀孔子如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今遂止洪
武二十三年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 上覽孟
子至土芥寇讐之說大拂意謂非臣子所宜言議
欲去其配享詔敢諫者罪以不敬且命金吾射之
唐抗疏入諫輿襯自隨袒臂當箭曰臣得爲孟軻

死有餘榮 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孟
子配享得不廢三年耳聵乞歸後謫壽州卒唐爲
人秉心如丹故諫諍冒矢石不懼閑衛正學有功
孔孟後世仰賴焉 刺爽臨贈祭宗曰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天分高明力學不懈登永
樂二年進士 成祖臨御之初銳意育賢選曾祭
暨敬宗等二十八人入翰林爲庶吉士盡出中秘
書讀之由是學益大進預修永樂大典及 高皇
帝實錄事竣授刑部主事與修性理五經四書大

寧波府志卷三十六
全改翰林侍講尋以母喪歸宣德改元驛召起復
修成祖仁宗二廟實錄陞南京國子司業進
祭酒以師道自任教人以持敬爲主務益身心不
爲口耳之學修定學制垂法後來及門之士多顯
名朝署正統中考績赴京禮部尚書呂震署銓選
喜媚諛中書舍人陳彝訓謂敬宗曰前庶子鄒濟
通考行跪禮遂擢太常卿盍少貶乎敬宗曰侍從
清僚屈膝以希遷秩人將謂何竟不爲屈而大闔
王振希一見亦不可得用是久次不遷在職凡十

九年安意教育恪共不懈天下想望旦夕入秉樞
衡而敬宗竟引年疏乞致仕以歸閉門却掃者又
十年更號休樂老人敬宗廣眉修髯儀觀甚肅齊
居端坐儼然人望之以爲神人也爲文根理要本
人倫片章尺楮皆關名教有澹然集行于世楊文
貞公士奇嘗自請其過敬宗以直告士奇謝曰真
吾師也李文達公賢嘗致書謂爲天下第一流人
物嘉靖乙巳裔孫鯨乞謚贈禮部覆奏陳敬宗學
優而正行直而堅經事踰五朝剛介貞毅之節雖

抑權貴而不渝司成淹六考方嚴詳整之規雖老
師模而彌力是誠一代之儒宗篤行之君子也誥
贈禮部侍郎諡文定

楊守陳字維新世家鄞之鏡川因以爲號祖毓世
稱棲芸先生父自懲稱梅讀先生皆以詩名母張
太夫人夢曙星入懷而孕是生守陳天庭有黑子
七宛類北斗見者異之五歲就家塾日記數百言
初學詩文輒吐奇語稍長迥出倫輩景泰庚午舉
浙江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改庶吉士得盡讀中

秘書已授國史編修累進司經局洗馬侍講學士
少詹事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年六十五以疾
卒時金星犯進賢占者以爲賢人當厄守陳實應
之賜諡文懿已復贈禮部尚書守陳博學多識於
書無所不讀有得卽爲論著早歲常作五經四書
私抄敘正錯簡更定其章句擇取諸家之傳註而
自以所見立說晚年更加刪定皆擴前賢所未發
詩書二經尤爲精到爲文舉筆立成不煩宿構詞
極閑博而卒澤於理藝林蓋莫不訕服焉居家孝

友天至處朋友信義尤篤接人恂恂和易若可親
狎至義之所在則毅然不可屈撓官翰林五品者
十有六年泊然退處未嘗干求恩澤權倖有物色
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輒謝却之私於所知曰吾
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寧不自愛乃以白首改節
邪薦紳傳誦其言爭慕嘆焉初守陳在講筵多所
啓迪一日講書武成篇已而進曰魯論稱舜無爲
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
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燕樂無
爲肆情嬖艷者乃啓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之所
以無爲者由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
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
功無一不善其謨皆嘗憂勞而有爲乃始佚樂而
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
樂其所以亡者耳此聖狂治亂之分惟陛下留意
時左右聽者竦然其因事開陳類若此弘治改元
上講學聽政疏累數百言大要謂一日之間居文
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政

寧波府志卷二十六
三十一
務可成天下可治 上嘉納焉人方以伊傅期之而不竟其施疾亟語弟若子曰吾學至爲君子年逾六十夫復何憾惟恨君恩未報爾曹勉之聞者莫不傷焉所著有晉庵藁鏡川藁東觀藁桂坊藁金坡藁銓部藁行於世弟守陞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守隨工部尚書守隅廣西布政使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

楊守隨字維貞守陳從弟第丙戌進士授監察御史自治甚嚴時羣僚有爲權貴相招延者獨謝不往後其人犯法衆避不敢鞫守隨獨按問如律衆服其先識云于時疏奏明謚法等七事疏城濠等九事已又陳時政五事時有欲撓吏部權者爲之例曰凡方面官銓選俱令京堂推舉京堂缺必由內降守隨抗疏言曰是例行是廢公道而右豪貴也臣愚以爲必不可遂得旨奪俸三月已又劾奏姦僧冀曉妖術罔上之罪直聲動朝野巡按江西清滯獄減折納革冗費禁和買詰姦貪表廉善風裁凜凜時二司有蓄蠶採桑以病民者因試士用

軍法不志卷二十六
三六
拔葵去織事以諷之而衆猶不悟直諭之曰不爲
民興利顧侵其利而害之如享國厚祿何遂斧其
桑而蠶盡瘞焉有李孜省者狡人也變幻爲姦暴
于鄉里舉按其罪當之謫戍而孜省走京師結納
中貴以左道惑上遂得近侍守隨自江西憂歸服
闋赴京時孜省已爲太常寺丞即劾奏孜省以賊
得罪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因改爲上林苑監已
而吏部擬上南京大理少卿再擬大理寺丞皆格
不用孜省阻之也久之陞應天府丞尋以憂去服

闕復除前任時守備太監蔣琮陳祖生侵後湖墾
地爲田又漁于湖御史孫紘論之下守隨勘悉繩
以法於是琮等與孜省比而肆螫矣時孜省益貴
用事嘗被密旨得察百官賢否書小簡以所賜銀
圖書封進欲中守隨而無其因時以例入覲忽傳
旨詰吏部守隨何不黜吏部對以廉能正直是不
宜黜又詰守隨先以憂去何得懸缺以待又對以
補而復缺非懸缺也乃竟誣爲添註斥守南寧南
寧故樵夷而吏治多不法乃獨亢節自奮罷里甲

之供饋禁佐貳之受詞督課諸生革男女之不以禮婚者風俗爲之不變攷省誅陞應天府尹而蔣琮輩復傾之謫廣西布政司叅政時冢宰耿公以私憾故凡七年不調懼言官之議其後也稍遷廣西按察使進南京操江都御史南京大理寺卿改北大理疏刑名十事皆著爲令甲九年考績陞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掌寺事時尚書馬文升劉大夏皆一時重望與守隨莫逆言無不從太監李興盜皇陵木罪當死其黨劉瑾谷大用等屢以密牘

囑寬與屢峻却之興謂家人曰我有銀四十萬留十萬養老以三十萬脫我死任汝爲之守隨持之益急興卒以內降免又太監張瑜誤 孝皇御藥執寘大辟時大理少卿吳一貫勘張斌等冒功開邊釁事反爲所中守隨卒於御前抗言直之既而中旨取戶部餘鹽四十萬以充內廷別用戶部尚書韓文率九卿廷諍以爲不可中旨詰責是何大事遽爾伏闕守隨退謂韓曰天下事誠有大於此者能言之乎韓問何事對曰八虎擅權相扇爲惡

背公罔上恣行不軌此其最大者韓遂與守隨及張敷華定計令郎中李夢陽疏瑾輩之惡會衆伏闕已而中旨屢慰遣各官還治事守隨等言之益力時大學士謝遷又從史使竟其說遂得俞旨而退越三日命瑾司禮監篆書管事而張永谷大用羅祥魏彬馬永成丘聚俱各筦樞要以爲不復在左右親倖矣守隨曰使此輩操權握要其害乃甚於左右親倖也持太阿之柄而授於寇手禍將若何復獨具一疏反覆論諸竪姦罪狀而斥瑾尤甚謂不礫於市不足以清朝廷聞罷不報未幾勒韓文致仕言官留文輒降文叅政南京言官復留文輒又併削文職禁錮終身而閣老劉健謝遷相繼罷免言官死于枷械及謫戍者踵接衆始洶洶危矣瑾乃日遣察者廉守隨短竟不可得復陳正君德修治化戮姦邪明法度諸事大要惟欲逐瑾等以端政本瑾嚙之入骨竟寢不下忽歲除朝退傳旨令張敷華致仕已復令守隨致仕衆論騰沸而劫於嚴威迄不敢復言瑾復令察者沿途偵之欲

中以前禍而檢飭益嚴僦車募舟一不煩於官已而瑾復矯詔指守隨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郎中李夢陽及科道等官凡五十三人目爲朋黨頒示天下守隨之歸也屏絕交游混跡樵牧兢兢戢矣而瑾猶嚙之不已乃文致舊事罰米千石輸邊已復矯詔削奪官秩追繳出身以來誥敕再罰米二百石至鬻田宅脫簪珥以輸不給又貸假馬庚午九月瑾既伏誅科道官胡鎮等交章論薦謂聲望素著猷畧不羣秉忠

守正邦之典刑堪以佐宣皇化不報以餘黨尚在也已而復原職致仕還所奪誥敕年八十五而卒公體貌端重而穎異不凡少受家學與伯仲相切磋所養純正不襍釋褐即志樹勲庸屢遭顛蹶不少挫折故其所建立光明俊偉與劉大夏韓文齊名天性孝友以不遑將父分俸以養事兄篤至撫其孤如已子納室置產皆捐祿入資之平居衣不綺羅食不兼味歷官四十餘年泊如也解組之後葛巾野服徜徉山水間嘗與鄉之耆艾結爲社會

詩酒自娛敦行禮義表率鄉閭卒之日縉紳士奔

走聚泣父老聲鍾相弔巡按御史張縉以聞諭祭

營葬贈太子少保諡康簡蓋異數云立朝疏奏甚

多不載載其劾逆瑾者此可以觀大

臣楊守隨謹題為正君德

以清治化戮姦邪以明法度事臣嘗聞孟軻氏言
一正君而國定矣又聞之周穆王言實賴左右前
後有位之士匡其不逮然化行法立必由於君德
之正而姦邪之進亦每為君德之累蓋姦邪僻
足以惑心移志日滋月潤至於廢法梗化而禍患
之興後有不可言者有不可為者在明者所宜早
辯而預防之况其幾已著其事已成其勢已盛者
乎譬之癰生肘腋既不能消其毒於未膿之先而
又不能蕩其穢於既膿之後必成心腹之患矣是
故今日之事臣不得不痛哭誓死為陛下極言

之也臣伏觀陛下春宮育德之時英明煥發有

過人之稟早夜嗜學有希聖之功親禮師儒有重

道之志辨別君子小人有不惑之明不近左右佞

倖有剛正之操天下臣民仰之以為今日太平之

望而先皇帝龍馭之時宣二三大臣至寢御顧

命諄諄俾盡心輔佐此臣等所共聞而陛下所

親見言猶在耳陛下嗣位之初率由舊典間出

一二新政快洽人心天下稱頌以為先皇帝道

隆周成漢文而陛下德踰康王景帝宗社甚幸
臣民甚幸夫何數月以來左右近臣不能祇承德
意盡取先朝良法美政而更張之盡誣先朝近臣
碩輔而剗汰之政日以非法日以隳而天下嗷嗷
莫知措其手足怨咨之氣致生災變天鳴於上地
動於下五星凌犯於宵中辰宿顯現於旁午彗星
直穿於北斗太陽蝕於來歲之首抵李華於季秋
之月雷擊奉天鷓鴣雨壞留都皇牆古今罕見之
災交集數月之內夫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
陛下獨不思其故乎今陛下朝夕之所與處者

何人所與言者何說所與行者何事勿謂遠處清
穆之內人無得而知之也罔命曰侍御羣僕罔非
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焉者殊不知人君朝夕
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故周公作立政而嘆其
知恤者鮮今內臣劉瑾馬永成張永丘聚羅祥魏
彬谷大用王岳等八人各以姦險之性巧佞之才
希意導諛誣上罔下始馬猶乘間伺隙以逞已私
終也至恣意肆志而無忌憚時人目為八虎惟王
岳僅知畏人少避而劉瑾者尤為威猛而鋸牙善
噬者也夫虎之能噬人也人皆知之而陛下獨
與之聚處馳逐又親信而愛護之正所謂養虎以
自貽患者也今此八虎日以逸遊荒樂之事導
陛下日以諛佞承奉之言諛陛下或于西海子
擊鷹搏兔或於南城內躡峻登高或胡服而招騎
射或飾像以作龜趺禁內鑼鼓之音聞於遠邇宮
中火砲之聲徹於晝夜揪演雜劇混貴賤而不分
假降師巫滄尊卑而無別引車騎而供執鞭之役

宣尼所不為者今為之矣列市肆而親商賈之事
仲連所不忍者今忍之矣巧飾百端之技觀中九
重之欲雖以陛下天資之英敏聖性之剛明自
有主宰不為搖惑然而鮑肆蘭室齊街楚語臣尤
恐不能不為之潛移而默奪之也近者日高而大
朝未臨漏盡而宮寢未御豈其萬幾之繁至無一
刻之暇乎陛下誠試思之今日希聖之學重道
之志果如前日之勤否乎所進用者果君子所放
斥者果小人否乎發號施令果動遵祖宗之成憲
先帝之遺意否乎勿謂四方臣妾惟令之從人無
得而議之無得而違之也事出不經理宜改正而
此數人者方且叨皇上之親幸攬天下之威權
恣行暴虐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邀阻實
封使言不上聞皇惑聖聽使恩不下究大開賄賂
之門擅專賞罰之柄傳奉官員至百千人之衆募
招武勇及五六歲之童引謀畧之士為牙爪盡與
金貂紫綬結姦邪之人為心腹濫賜玉帶蟒衣或
奏帶鹽引私為興販或奏討地塲大興土木或索

取官庫銀兩或冒派織造錢糧義男贅婿悉叨金紫之榮愛卒幸童皆荷貂璫之貴附已者進祿加官忤意者貶爵奪職罪重者有厚賂則反得陞官功多者無重賄則反為貶職內外臣僚惟謹勢之是趨天下人民惟瑾威之是畏向也二三大臣受顧托遺今亦有潛交默附而漏泄事情者矣向也南北羣僚矢心痛恨今且有畫策主文而依阿時勢者矣且其數易邊境武畧之臣大更各省鎮守之職志欲何為事最易見伏望 陛下遠鑒漢唐宋之禍近規曹吉祥之事以杜後虞以防他變臣於前月會同府部院司公卿僚佐具本力陳其罪伏鎖闕下以俟聖裁中官傳旨慰免臣等俯伏至以死請逮於日盱之後方荷處分之旨臣等歡呼萬歲而退以為必正典刑更無可疑不數日而傳旨使之各任以事或操練團營或行事兩廠或僉書司禮或署掌印綬或綜理御用倒持太阿授之以柄皆兵財機務之地政事根本之區大雅蕩之詩所謂蝨賊內虹昏椽靡共潰潰回適實靖夷我

邦者此也陽為遠放而陰近之名為疏斥而實親之政柄一入其手姦邪益中其心今天下之怨方深事勢之危已甚而且大行殺戮大肆貪淫大輸財賦大啓征科庫藏竭于官財力匱于民武勇疲于邊上下胥讒神人共憤而瑾之心方恣而未已瑾之惡方稔而不悛以前日而擬今可據今以度後夫人情罕自足之戒而小人無知止之心觀其事勢若不及今撲滅後必將有不可言之事不可圖之勢易曰履霜堅冰至夫陰氣始結何遂至於水凍而冰堅亦言馴致其道以至是耳故周公致戒於畜之五曰積牙則吉於始之五曰以杞包瓜今日事勢正此之類伏望 陛下獨斷乾剛大施渙號將此數人拿送法司明正典刑遠鑒延熹既往之愆毋使臣蹈蕃武已覆之轍豈惟臣一人之幸也仍查內宮凡有在八虎名下及與相厚善者悉放出之以絕其萌孽之禍別選廉慎端恪之人以備左右使令之役則所謂左右僕御罔匪正人而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者矣

將見君德自無不正法度自無不明治化自無不清比隆唐虞媲美三代而何成康文景之足言哉天下萬世之幸也臣不勝迫切忠懇之至

楊守陞字維立守陳弟舉成化乙酉鄉試第一戊戌試禮部第四廷試一甲第二授國史編修累進南京侍讀左春坊左諭德翰林侍讀學士南京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食尚書俸年七十乞骸骨進尚書致仕家居凡七年而卒贈太子少保先是里中花木往往有連理雙瓣者鄉人竊異之乃不知其爲何祥也既而與守陳皆舉鄉試第一皆甲科

高等皆官翰林又對掌兩京翰院人以爲奇也云守陞生而警敏六歲受經傳即通大義十五爲古詩文迥出時輩居常以守陳爲師於書無所不讀而必以六經四書爲宗其學不專事文藝敦大本厲行檢精思力踐期於深造其訓子弟誨生徒皆是物也爲文平正典實詩冲澹雋永不爲纖麗語居常端重簡默與人論說義理則色溫氣和聽者忘倦至其善善惡惡確有定執即羣譁莫能奪在翰林積資既久而壬人擠之弘治改元召還翰林

纂修實錄已而充經筵官敷對明暢非正道不以
陳說且直言進君子退小人爲治亂之機言甚激
切 孝皇改容聽之比貳南銓署兵部以星變陳
五事皆切時弊朝廷嘉納焉已復至京與修會典
紀載精詳諸史氏莫不推之孝友天至終其身師
事守陳比沒爲位哭奠者凡三年目爲之不良于
視有弟與婦早世遺三孤穉纍纍如也劬力撫之
無異已出比長求析乃以厚貲授之仍歲以俸入
周其不逮俾聚處如初毋黨有貧不自存者買田
資之嘗再鬻於人輒再贖遺之闢祖墓凡五世翦
荆樹碑益以腴田共族人以供時享初從兄守隨
嘗累疏舉按李孜省不法事而孜省左道一紀蠅
附逆瑾益堅乃中傷守隨遂併守陞出之怡然而
南曰此吾家盛事何懟乎已而致仕瑾又奪其所
加銜已又矯旨罰守隨輸米千二百石以實邊力
不能辦則罄其貲助輸之終不自以爲德其在家
食凡賑荒蠲稅興水利却夷貢罷無益之作凡可
以及民者言於當道無不盡要之濟人利物雅所

蘊蓄也所著有集程朱議論碧川文抄困學寡聞錄襍文若詩各若干卷子茂清以廕敘官仕至沔陽知州克世其德云

楊茂元字志仁守陳子生而穎異能視烈日久而不眩書過目輒不忘策名皆高等初授刑部主事抗法不阿司寇大倚以爲重時巨璫汪直誣主事楊仕偉受賄徵其贓部僚莫敢近乃獨助之輸且署名其封直驚曰何物大膽乃爾併罷其徵已而慮囚于南夢血面女子屢訴寃狀如其言偵之得

其屍蓋此女餉夫叔于田欲私之不可怒而斮其鼻死一訊即承及諸所平反甚多聲益起陞湖廣按察副使官廨故有崇人莫敢居茂元至則從者夜聞戶外言福星至矣竟寂無譁已而以憂去服闋改山東適河決張秋命都御史劉大夏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共治之而興銳事多不法乃抗疏畧曰水者陰象也其應爲後宮爲夷狄今后戚之家怙勢橫暴假名號以攫道路無復先朝之風乞少爲裁抑以塞他變又聞黠虜每遣姦細至京窺

同若聞運道未通彼且生心謂宜申敕各邊嚴備
之今欲河順治者須免興銳專以屬大夏又請罷
取天下畫工革臨清鎮守中官懇懇千餘言已而
興銳連䟽論辯誣爲妖言而張后怒甚 上遣錦
衣百戶胡節徵以檻車沿途軍民遮要馬首泣訴
其冤及陛見又挺身跪不伏 上益怒下詔獄衆
洶洶僉謂莫測而胡節獨扣諸中貴泣訴茂元深
得民且犯非其罪因備言遮道狀而南北言官亦
交章論救之 上察其忠謫長沙府同知興廢詰

姦不遺餘力既而以疾乞歸家居五年復用薦起
爲安慶知府轉廣西左叅政諸所經畧惠利種種
時逆瑾差御史孫迪以查盤爲名取賂茂元不與
其對迪言在謝閣老所爲志中未幾吏部擬進江
西右布政使瑾遂矯旨奪官瑾誅起江西左叅政
陞雲南布政使進貴州巡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南京兵部右侍郎改刑部右侍郎以疾卒生
平倜儻有膽畧見義當爲毅然不可奪少登高第
躋臚仕初不見其喜中遭偃蹇屈下僚亦無怨悔

孝友天至歲時遇先世諱辰必齋素終日不樂從
弟二人早失怙恃撫愛周至比長遜已田歸之仍
歲給俸入以爲常爲詩文飄逸俊麗而尤工書法
徧布高門有麟洲存藁若干卷弟茂仁字志道丁
未進士歷官四川按察使初六歲入小學日誦數
百言客有指銅圓爐令作破題者輒應聲曰范金
以爲體然火以爲用其妙悟不凡如此比長剛介
特立當官守職表樹焯然語在碧川先生所爲志
中亦能詩有鳳洲遺稿

楊子器字名父慈谿人生有異質慕尚高遠舉成
化丙午鄉魁丁未第進士初令崑山以憂去起復
補高平無何調常熟因時立政率兢兢禮法戢暴
翼良興利除害諸惠利種種又毀諸淫祠專以經
義淑諸生譽用大起在崑山有青天之謠高平常
熟咸建碑立祠以表去思最績吏部陞考功主事
倡五經會或謂曹局清嚴不宜汎有交游則謝曰
吾學不欲以仕廢顧以地絕人邪愈益延禮名流
討論羣籍非甚病披覽不輟于時陳邊務十二事

銳意經濟會起 孝廟山陵聞中有水石抗疏言
之爲誣者所構下詔獄閣部臺諫交章救之得免
晉驗封員外郎郎中時逆瑾方熾附者如蟻獨不
一屈膝當道有欲用爲文選及擬改翰林者固謝
却之卒以矯亢不阿出爲湖廣叅議分守辰常道
會彬桂賊起慨然請行至即提兵平之轉福建提
學副使程督嚴明人稱精鑒升河南右叅政時山
東流賊渡河走襄鄧衆謂已無可虞子器策曰賊
逼土兵必反奔汝州河洛得無震乎乃兼程赴之
而賊已薄城下輒輟食登城嚴令以徇賊遂引去
子器素故多疾至是懇疏乞休而冢宰楊一清雅
知其賢方欲大用爲寢其奏進本司右使未幾轉
左使會江西華林姚源寇攘繼作方慎選藩屏大
學士費宏丐于吏部復改江西畢力宣猷疾益增
劇以入覲道卒子器天性剛介沉默重厚而持立
秉公人不敢干以私亦未嘗干人以私凡世俗禍
福嫌疑一切不以介意其學博古而邃於經通今
而熟於律蓋不徒以口耳章句爲也凡官府省署

郡縣邊徼事無不了或扣之輒歷歷道其故性
惡華侈至都顯位服食如諸生時饋遺故舊僅取
成儀或以入覲勸備土宜者輒誦于少保清風詩
以謝之其居父喪廬墓陽嘉山中久不忘戚守官
祿入悉以奉母退不有私篋三子二姪均之產如
一故人稱子器德業必先頌其孝友云所著有琴
堂奏草吏部奏藎讀禮備忘家禮從宜雲湖讀書
記陽嘉山讀禮錄長平襟藁柳桂治軍錄八閩學
政記河南分守事宜咏史詩慈谿詩選排節宮詞

雜詩文總若干卷

妣鎮字英之慈谿人弘治癸丑進士先任祠祭主
事轉營繕員外郎文名四著執經聽講者屢滿其
戶出爲廣西提學僉事邊省士寡聞見創立宣成
書院簡其俊秀延五經師教之膳餼筆楮皆爲處
給士感奮力學成名者衆桂人重巫鬼山魃卓旺
戶爲像設鎮至輒下令屏之轉福建副使隨改督
學剛峻自持不入干請興泉建汀未有春秋易學
鎮選明經分教諸邑絕學始興葺大儒書院增廣

祀田以資諸生賢而貧者瘠曠者爲之婚士大感
動甲戌朝覲吏部舉方面官才望懋著者賜燕幣
旌之得十有五人鎮其一也洎去任立生祠於學
宮之旁督學有祠自鎮始也陞貴州按察使福建
山東布政使兢兢矯厲不私出納餘羨罷吏胥班
金之罰一時藩臬以爲稱首陞都御史巡撫延綏
武宗皇帝先以十萬衆駐驛其地公私交置支郡
皆饑饉調度兵食人不知擾厚撫士卒征戍者月
給糧食督致其家凡將領不得私役一兵驍勇者
數引見勞慰人樂爲用嘉靖壬午虜寇涇陽全陝
大震鎮以游擊彭棟勇畧使率所部出東路出指
揮卞雲于獄爲棟貳皆誓決死戰斬首八十餘級
虜悉衆引退降敕褒獎時有鄭胤李永定紀世楹
朱鸞橫暴不法鎮人目爲四虎悉捕治之諸所興
革惠利種種邊人感德爲立生祠祀之陞工部右
侍郎督易州山廠未幾陞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
務田州土酋岑猛侵奪隣境戮土官結納逆濠謀
不軌鎮巡舉奏調湖廣永保兵勦之鎮至倉猝調

集兵糧初諭猛自歸待以不死猛終不服始上疏
陳猛罪請討之親督師進破定羅丹梁猛子邦彥
率驍將韋好陸受列十二營拒戰我師奮擊誅好
受衆潰邦彥走死猛奔歸順歸順土官岑璋故猛
婦翁而女失愛素憾猛乃密檄千戶趙拒間之璋
遂受命計取其印而鳩殺猛并斬其首馳詣軍門
田州悉定捷聞 上降敕褒獎進左都御史太子
少保蔭子錦衣百戶班師而遺酋盧蘇煽誘思恩
王受襲執署田州王熊屯要赦于朝鎮謂交南麓
川既平復叛姑息致然二酋不誅何以懲後復請
進兵會布政嚴紘嚙鎮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錢一
真也御史石金入其言劾鎮罔上寡謀攘夷無策
以致再亂適柄臣有忌之者鎮遂得罪致仕以歸
繼者往討蘇受屈法招徠蘇益肆逆毒殺州長軍
門不敢何問鎮計始驗語在田汝成所爲岑璋傳
中鎮歸後薦者凡二十餘疏既而陝西三邊缺總
制閣老費宏以鎮舉延綏士卒莫不願爲効死者
鎮至嚴令諸鎮摧殄虜寇相繼奏功天下想望入

寧波府志卷二十六
四
為台鼎而鎮竟以老請免歸初鎮為諸生時屢試
首選不第提學使者使相工鑒之曰此子生當立
功邊方死後必廟食卒符其言鎮既歸門人在朝
者皆捐俸為營書院東臯之濱綸巾野服游息其
中竟以壽終鎮賦性方嚴度宇恢豁不齷齪尺寸
而愷悌長厚門人親炙如慈父曾臆淹博涵養高
明遇事輒問是非不計利害所守貞介在山東得
藏銀無標識者若干吏密送鎮所輒升之籍上其
數于監司在廣西討賊軍餉止費四十餘萬而後

繼者主撫乃用七十餘萬始服鎮之潔云所著有
東泉文集奏議若干卷行于世從子汀字維寧由
進士歷任袁州知府袁俗多刁訟汀治其尤釋湯
玉宇又誣之獄嚴張誠惡富之誅囹圄頓清民甚
德之萍鄉縣令虐民有奧援于上汀發令罪忤上
官乃撫他事劾汀下獄事白謫鹽司復起知瓊州
忽夢遊芙蓉城遂卒邸次所著有東橋漫藁四卷
謫所吟藁二卷

豐熙字原學慶之孫鄞人生而穎異志趣卓絕讀

書精舍嘗署其壁曰立志當以聖人爲的遜第一等事于人即非夫也兢兢遜則往昔即童時蘄然兒頭角十六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倚廬三年郡守姜昂器之曰此吾郡顏子也弱冠師姚鎮授毛鄭詩舉弘治乙卯鄉薦己未廷對 孝廟親閱卷大奇之置第一已而易置第二特賜狀元袍帶嘉寵之注翰林院編修陞侍講與修 孝宗實錄轉春坊右諭德時逆瑾用事朝士多媚之熙獨不附瑾啣刺骨出掌南京院事考滿便道歸省父沒喪之一如喪母既免喪疏乞終養繼母不報復原職時資望隆赫中外士莫不傾心謂宜握持鈞軸以襄化理而忌者陰沮之久之不調 今上御極陞學士 詔定大禮熙議不合方進用事者撼以危禍冀得附已而熙卒守前議不變遂得罪戍鎮海衛居十有三年杜門著書絕口不言時事嘉靖丁酉卒先是慧星見文昌卒之日天鼓鳴浙省榜眼石坊忽崩壞熙性嚴重不妄交一人其可者必肫肫見中底而不可者即通顯人未嘗一跡其

門故卒與世齟齬博極羣籍潛心六經而尤邃於禮爲文古雅典則不規規摹擬而出入弛張一不盤於矩度至金石之作尤其所擅長也所著有魯詩正說古易傳義禮教儀節白菴集一齋集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生而甌然甚瘠父母故憐愛不欲數加苦而邦奇性不恬遊顧益勤課誦心中靈慧善解諸所鏡物即弗忘稍長就塾師學即棄去不復就乃就其父時敏學父自以其意引迪之每歲時節假獨屏一室采擷史傳撰擬詩騷惟恐

日之移晷也年十五六而已沉酣六經鉤稽百氏乃著反騷已又著易解年十七有司舉以明經計偕上京師登弘治乙丑進士改庶吉士讀中秘書已授國史檢討非其人不交非其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以爲大雅君子也未幾 孝皇賓天 武皇嗣位中閣劉瑾者數輩竊持政柄蔽翳朝綱居常憤憤著張騫乘槎賦以見志蓋以瑾唵西域而以騫唵附瑾者也已乃乞告歸省家猶食貧羹藜茹藿徒四壁立而日操觚牘諷誦不休時

復從農豎於田間治桑麻稼穡事蓋業已甘之而當道檄有司勸駕且亟則至京師力求補外以便養父母乃出爲湖廣提學副使至則下令諸生曰其所貴非徒文矣學不師孔顏行不希曾閔即如雄褻某且斥之乃孜孜厲楷範迪正道與諸生談議輒披肝腑根極旨要必人人寤惕乃已凡所物色必卓偉蜚譽之士也至今楚人言善教者必曰張提學云未幾復上疏乞致仕以終養 今天子登極旁求俊乂用薦者言乃起爲四川提學無何

又以病免已又起爲福建提學歷遷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起爲吏部侍郎推轂善類靡有遺力然終不泄露幾微侍郎霍韜嘗語人曰古稱良玉溫潤而栗然謂如張公非邪久之徙翰林已又徙詹事諸所奏對莫不稱 上旨嚮用矣而終以母老故數上疏乞骸骨 天子特加財憐乃改南京吏部尚書已又改南京兵部使內得致其養而外得輸其忠蓋優禮之也 上時忽復念曰張某何在蓋將以樞要屬之竟以一疾

不起上甚悼之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初邦奇之學也
也以人性無不善以聖人必可師澄神一志日以
繹洙泗濂洛之旨居常危坐一榻自朝至於日中
晏不懈目無流視耳無傾聽口無誕語提其身納
之矩矱兢兢焉初在翰林時嘗作觀頤錄在國子
時作昭事錄每晨起焚香祝天矢心自誓日所猷
爲竟夕必冊書之以自厲即劬不廢孝友天至
一舉足發言輒覘父母容色以爲進止嬉嬉左右
頃刻不離嘗曰古人云和樂且孺蓋非孺子態不

爲和樂非所以事父母雖年踰耳順貴至金紫而
祁寒暑雨不廢溫省傷其兄之早亡也每忌日輒
涕泣不食毋事其嫂終其身不衰念鮮兄弟請其
父貳室得兩第凡俸入所置產皆均給之以兄爲
宗子不沾一命乃以長子子中後之膺廕典俾得
貶封焉辭受進退矜慎尤至不問交不交苞苴不
入其門嘗吏部署印朝審秉筆却厚賄正黨惡之
罪權貴郭勛深心嚙之自筮仕以至提學凡四乞
身最後在吏部權貴欲親之卒不爲應凡九年而

不調諸手所銓注者徃徃位已上然終不以爲意
爲政務持大體不斤斤小苛其議論必依忠厚每
言事未嘗不稱引天下長者行方而謙色温而厲
粹然有道君子也故人無賢不肖皆傾心焉平生
著述自喜所著有五經說大學傳中庸傳觀光樓
集紆玉樓集環碧堂集養心亭集靡悔軒集四友
亭集

屠僑字安卿鄞人襄惠公瀟族子幼穎異端凝若
成人六歲時父湖授以孝經小學數過輒成誦稍

長補郡庠生舉正德辛未進士以才授御史按居
庸關時承平日久人溺宴嬉僑獨孜孜繕治城堡
障隧實軍伍簡戎器考將帥之賢否而舉刺之同
事者頗以喜事爲諷迄不爲止 武皇帝詔擒生
虎命使屢至僑抗疏曰虎惡獸也生而致之必有
攫其爪牙者 陛下柰何取一時玩不惜民命乎
且非萬乘所宜近語甚切事乃得寢寧庶人之蓄
異謀也賊結中外箝言者口比僑按江西濠謂左
右曰吾聞之此強項御史也柰何則陰使所厚鎮

守畢真齋重裝逆于道僑責其使却之已而與巡撫孫鏊深相結凡校卒護衛狼貪虎噬侵擾漕兌私權商販及諸橫暴不法事一一檢劾又欲翦二司官之黨濠爲姦利者會以父喪免服闋補原職侃侃論列慷慨思見其竒風采益峻大中丞深倚以爲重章疏皆出其手久之當得內遷時文選江西人也家居時嘗有私憾乃竟遷保定知府說于衆曰三輔重地非屠御史莫可爲者至則剗削積弊理究蘇困興學申教風動畿輔時都指揮白璽

以稔惡聞輒論實斬之而總兵陳瑾怙勢恣睢一不爲屈竟爲瑾所中調延平治如保定復風動八閩擢山西叅政尋擢山東按察使已又擢廣東右布政使福建左使所至廉勤正直於賞貨不一染指焯著能聲入覲凡數四不持一物諸所轄吏亦自相戒戢無敢橫獵錢貨者遷光祿大理二卿尋進刑部右侍郎以災免已而用薦者言起爲左侍郎久之拜南京刑部尚書尋轉北部廷無寃獄國度以貞已而改都察院左都御史領避車之席益

以風裁自持罷舉封駁不以寵幸有所屈撓疏差御史指付以堪其事者事還考察功實不苟應虛文諸御史帖帖嚴之無敢犯者僑自爲御史至都御史始終一節未嘗俯仰于時平居提挈綱維涵蓄細碎至於臨大事決大疑屹然嶽立苟繫國體以身當之無沮悔色大臣故與內閣相接及科道部司諸曹率有定體時移勢改稍稍凌遲替矣而僑獨亢節不阿舉朝無與爲二者人以趙清獻吳文恪二公擬之時以爲名言云九載考績加太子

太保嘉靖乙卯元日大霧木盡冰史獻占曰災在大臣是日感疾竟不起孝友天至家故食貧資諸生束修以爲養兄保涉江而溺晝夜號泣竟出其屍負而葬之諸昆季凡七人俱分俸資之無不得所者所著有東洲襍稿南雍等集若干卷

孫懋字德夫慈谿人由進士授浦城令斷獄明審興革宜民當道薦爲八閩縣令第一召拜南京吏科給事中時嬖倖用事乘輿數巡幸中外洶洶言者輒杖死則奮然曰既已爲言官可畏死乎疏至

數十上都督朱彬尤佞幸導上徧迹寰域乃劾之
其畧曰朱彬以梟雄之資懷儉邪之志專事佞諛
蠱惑聖心乃于去年導幸南海子幸德功寺幸昌
平游樂無節輕褻至尊又導幸出居庸苦寒沙漠
之地臣觀彬武夫于漢高帝白登事或未之知至
英廟土木之變則固聞之矣乃於大同致虜深入
應州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兵未集幾何不蹈往
轍也繼而言益剴切不報及宸濠亂駕幸南京濠
檻泊龍江逆黨分繫諸司彬等益導上夜游其謀

叵測乃懇請回鑾舉大典禮大政事必不可已者
以感動之且屢陳邊警直指天變之大至千餘言
時值彬生日衆期往賀辭曰余抗疏欲殛之忍賀
其生乎彬深啣之未有以中也 今上嗣位首陳
三事曰養聖德曰正聖學曰勤聖政雷擊奉天門
獸吻及日精門灾又陳修人事以答天意七事及
進用老成薦揚忠義殛姦誅佞諸疏前後五年疊
疊不倦陞廣東按察副使兵備清遠時龍眼洞作
亂乃命先立營堡分兵屯守然後進兵功成撫按

欲爲奏報固止之後龍眼洞復叛惟舊有營堡者不敢犯其不邀小利不急近功類如此有報金吾尉至疑其詐不爲禮遂誣激上怒械繫至京杖之下詔獄降邊方藤縣典史歷陞廣西按察使宗室有犯輒按以法不少依違尋轉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興利祛弊省冗費抑豪右出納錢穀賦吏縮手而均田定賦尤不便於豪勢獨排衆議而成之進應天府尹鋤強暴抑兼併清驛遞減夫船革民壯之濫役汰工匠之買閒裁織造之機戶禁倉場之濫支民頌其德不衰其立身介潔處事周詳於常寓處必大書天理二字以自省不爲勢誣不以物遷善不求知言不求文蓋其天性然也年七十即引歸出俸餘建祠宇置祀田葺先墓周恤親友囊無長物蕭然環堵讀書其中人望之若神仙云年八十三而卒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司馬氏曰人言孟子論大臣與孔子異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夫身以殉道道以格君士未有不亢進退之節

寧波府志卷二十六
而可以弼主德樹勛庸者由是言之果異不異邪
咎夔伊傅尚矣韓范富歐蓋其庶幾哉有宋名臣
起於我明如豐汪諸人亦卓卓偉矣而事業不逮
以遭非其主耳當是時使其京貫之論行二帝之
轅可以不北而秦韓史賈不牢于柄宋社未必遽
屋南渡君臣余蓋重有傷焉明興 列聖御統唐
定孔孟祀典敬宗裒然師天下其諸文學治行要
皆不愧古人乃若守隨犯逆鱗之戒力擊搖鼎之
姦至濱死不悔謂非烈丈夫哉然則夫子所謂以

道事君者非邪

寧波府志卷二十六

寧波府志卷二十六

五

五

寧波府志卷二十七 風俗 傳三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蜀威遠周希哲訂正

列傳二

唐阮詵字孝郡奉化人懋德粹和處煩劇無遽色
通開元禮穀梁春秋不徒習其辭動有程法海右
士舉襲其淳風父轂為太子右贊善大夫舉進士
一不第即以父任為太廟齋郎歷臨黃東海尉東
海有父子異居者子不為養詵使人問之對曰無

以奉也遺之米肉且以其羸資之其子卒悔悟克
孝尋調婺州法曹參軍累遷大理評事先是湖湘
好鬼歲取室女爲人牲積以成俗女之父母亦惑
於巫言聽命恐後誅乃命縛老巫數輩若將就屠
者衆皆叩頭祈哀乃杖巫長而遣之期後不悛悉
以巫赴令令當面祀宜得厚福邑里蒙化積習遂
除後以貞外司勳尚書郎掛冠歸里與里中謝徵
士粟臺二三名士徜徉以終子綜繹皆舉鄉貢
周諗字玄都奉化人歷官玉山縣丞州牧廉其才

每使推劾疑獄諗飲水勵操夙夜檢勘以副知己
遂以苦心邁疾卒

宋沈起字興宗鄞人慶曆二年進士第調滁州判
官監真州倉聞父病委官歸侍以喪免有司劾其
擅去終喪薦書應格當遷用仁宗曰觀過知仁今
由父疾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人子乃特遷之知
海門縣縣負海地卑潮間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
其業起爲築堤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闢民
相率來歸立祠以報御史中丞包拯舉爲監察御

史吏部格選吏以賍私結法無輕重終身不遷起論其情可矜者可限年叙用遂著爲令他所陳白書凡數十上京東歲饑盜起除提點刑獄至則開首贖法携其伍盜內自睽疑轉相束縛唯恐後改開封府判官爲湖南轉運使凡羽毛筋革舟楫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無制吏挾爲姦起會其當用自與商人貿易所省十六七召爲三司鹽鐵副使遷陝西都轉運使慶州軍變起討平之入知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其位著乃與夏使等起曰彼陪臣耳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遂陞東朝使者自是遂爲定制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時交趾歲數侵擾起治舟師習水戰銳意攻討交趾故與內地貿易悉禁止之邕州守蘇緘力陳不便起劾緘沮議徙知潭州後交趾大舉兵陷欽邕廉白四州起坐首議邊失計謫郢州團練使未幾徙越又徙秀而卒

周師厚字敦夫鄞人皇祐五年進士仕至朝散郎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時役法方行師厚言四方風

俗不同役有勞逸輕重不宜槩賦朝議是之章惇
聞溪峒蠻擾辰沅二州議輸常平粟以備邊師厚
持不可曰溪獠靜擾無常常平歲入有程當使邊
卒廣屯田爲便卒從其議

陳輔字安國象山人登嘉祐二年進士第父大雅
嘗舍逆旅遇邸客病將死傾囊中裝給之疾愈始
去輔知安吉縣活流民千餘人會攝它縣民遮道
以留使者王介曰安吉不可無陳君邪卒反之朝
廷以戶高下分爲七十五等輸役錢翰林沈括察

訪二浙俾輔掌其事遂以其法行浙東輔少貧刻
意問學夜寘足水中以警寢蚤以文詞擅場屋東
明劉溫奇之使其子槩師焉後槩試禮部第一益
有名門下侍郎許將薦知邛州丞相呂大防范純
仁欲用輔以疾卒

袁轂字容直鄞人登嘉祐六年進士第少以詞賦
得名始試于鄉再試開封皆第一嘗言于公治獄
多陰德使我持刑柄獄寧有冤者乎爲尉建安令
杭州南新青州錄事叅軍所治獄無不盡其情部

使者二十人交薦之知邵武軍條鹽法利害以便
民奏減其課郡人祠之徙處州州民以貲補官匿
名投榜縣令較廉其姦狀徙它州建元靖國元年
上疏告老嘗爲韻類一百卷行於世贈光祿大夫
子灼進士第官至尚書倉部郎中守婺州武臣曹
宗蔡京姻黨數犯法灼械于獄死焉京怒鑄其秩
後爲倉部上疏以清心省事安不忘危爲言甚切
直黜知泗洲

俞偉字仲寬鄞人宰南劍之順昌閩人生子多者
皆不舉建劍尤甚仲寬作戒殺子文召父老列坐
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之使歸勸鄉人活者以千
計生子多以俞爲字朝廷爲立法行一路仲寬被
差它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部使者聞于朝
降詔獎諭進秩再任許出粟以賑其蓐卧而貧者
傭從子克字公達以著作郎遷檢正後除天章閣
待制知慶元時環州有田與夏國相連終克任檄
所部以時耕種虜不敢犯屬羗山夷嘯聚背叛克
授第二將張守約籌筭且招且討有亡入夏國者

三百戶文又遣守約耀兵塞上夏人亟歸亡者條
上勸賞買馬之法騎馬頓增慶兵素玩恩充繩以
法軍始肅然未幾暴卒

姚孳字舜徒慈谿人以字行幼開爽穎悟學如宿
植登熙寧九年進士第歷尉掾以考第薦章應格
改秩爲桃源宰承虐政後訊民之疾苦而振雪之
郡將怙威凌僚吏屬邑患苦孳毅然諍論郡將爲
之少戢旁郡有訴不平必丐於部使者付孳決之
捐金修夫子廟督課諸士翕然向方鄉有虎孳以

文禱諸社越三日虎什祠旁奏課爲天下第一部
使者舉孳學行優異才能顯著以應元符之詔賜
對稱旨除提舉成都府路常平等事陞辭上諭以
卿任樞源有愛民之心孳退謁丞相論蜀道利政
乞以義倉之儲置吏立法收養鰥寡老幼死給衣
裳官爲歛葬歲荐饑間有遺兒請顧嫗乳之丞相
爲奏行焉丁家艱服除提舉湖南常平等事上復
諭以居養安濟漏澤朕施實德于民卿向有言故
復命卿後由江東副漕除直龍圖閣知夔州興學

校勸農桑有古循吏風卒之日夔民罷市聚哭于
牙門外計聞桃源民乃即孳生祠爭出貲聚僧道
薦奠焉其爲民所思如此

俞夔象山人魁岸修偉晝漁而夜讀登黃裳榜進
士第舒亶平辰洗寇奏夔籌畫爲幕府第一終建
德宰子觀能字大任紹興初應詔上書授德安府
錄事參軍十二年第進士時徽欽北狩九重旰食
觀能哀古今君臣孝第數十事曰孝弟類鑑上之
有旨召審察授江陰軍教授改秩而卒孫茂系乾

道二年進士授和州通判臨政以平允稱

陳攄字君益鄞人元祐三年進士紹聖間宰南劍
之將樂敦崇學校獎進士類政尚愷悌先是邑民
家舉一子富室不過二子餘悉棄之攄至諭以天
性申以令甲犯者窮治自茲民無不舉子者男以
陳名女以陳氏後卒於官邑人祠而祀之遇旱禱
雨輒應至隣境淫雨亢暘乞靈祠下咸遂所祈部
使者以請於朝錫旌福廟額

徐子寅字協恭父立之字植夫登州人紹聖初登

寧波府志卷三十七
進士甲科靖康之變扈駕南幸既而秦檜當國乞
祠居鄞徜徉里閭三十年積官至朝散大夫踰八
袞手不釋卷及卒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寅以任
補官中法科爲福建路檢法當審覆囚牘駁正死
罪七十九人孝宗除大理正兼駕部郎知高郵軍
累遷大理少卿論罷起爲淮南運副歷揚州楚州
修築高郵興化寶應縣石閘斗門函管堤岸護民
田三千七百餘頃後知台州革秋苗僞鈔去軍士
虛籍寧海邑庠久廢買田五百畝賑之蠲民戶積

逋十餘萬後陞廣東提刑卒于官

汪思溫字汝直鄞人登莫儔榜進士授雄州教授
調餘姚令築堤浚湖民信愛之欽宗以諸王就傅
擇除贊讀思溫與弟思齊並命除吏部員外郎出
守三衢有自稱祁王過郡府史請避郡治以舍思
溫不許未幾柔福帝姬過縣將械尉思溫亦不許
二人後皆犯僞冒後遷司農大府少卿知臨安浙
江以漁舟濟人中流弭楫以邀重錘風暴至輒沉
溺而善汨者利其錢物以登岸思溫悉捕繫論殺

更爲大舟擇不如式者悉汰之時相秦檜嘗以故人屬薦舉思溫曰使可薦誠不待相諭不才相言無益也有旨營政府檜欲以相府儀制稍異執政府益持不可檜怒罷去食祠祿凡十有八年官直顯謨閣以終壽八十一子大猷別有傳

薛朋龜字彥益鄞人政和八年進士授仙居縣尉值歲饑道殣相望剽掠四起朋龜請於郡發粟賑之民多所全活而弭盜有法境內悉平改楚州司錄適靖康之變楚師勤王者歸道州境郡守薄其

犒輒鼓噪爲亂朋龜急走軍中諭以禮法隨發府金犒之軍始帖帖定滿任擢奉議郎去民遮道留之曰微薛公我其魚肉矣卧轍不得行監司上其狀擢監行在登聞檢院兼權工部郎中守正不阿彈劾權貴人一時皆爲避去後知衡州致仕與汪思溫等結社林下後進多從之考問德業稱爲四明五老云子居實累官淮東安撫使孫楊祖官至刑部郎中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後徙鄞性稟剛介勤問學

寧波府志卷三十一
多才識名聞于朝擢上虞縣丞紹興元年高宗駐蹕越州時年已三十未有皇子寅亮上書畧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遂詔英宗入繼大統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屬者椒寢未繇前星不曜孤立無助有識寒心望陛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子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書奏帝欣然開納即拜寅亮爲監察御史

寅亮在職盡心國事知無不言士論多之
童大定字持之奉化人師鄉先生趙敦臨總角入鄉校有聲會舍法罷遊京師中左學選所交皆一時名士侍郎高閑愛其粹美夜共一燈盡以師友所聞相授復從龜山楊先生游就正其所學靖康之亂歸盡取古今書讀之造詣益邃紹興癸亥再入太學以母憂去起復獨不謁時宰調漢陽尉親履阡陌正其疆理收漁戶稅不私一錢郡將王焚謂僚屬曰此渾金璞玉人也調永嘉丞轉江東漕

屬所至有善政聲譽四起臺府爭援以爲助改宣
教郎以例授徽州教授轉奉議郎通判靖州軍事
料理軍機動無遺慮守專功賞亦無所憾解秩丐
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不復言仕進純明篤實信行
於鄉閭道行於妻子所至聲稱赫然

林祖洽字元禮保孫少孤嗜書大父竒之以門功
補官知鹽官縣滯訟經歲者悉決之光宗以皇太
子尹臨安委治疑獄有能名守武岡城堡圯毀召
匠計費甚夥乃躬籌之法其半守常州兄弟七人

訟分財不決久之達省部祖洽召七人立庭下給
筆札俾各疏所爭疏畢署紙尾決低昂示之咸唯
唯罷訟後守韶信吏治益著遷司農少卿戶部侍
郎治財不以羨餘入官歲積以給水旱後言者訖
以帑藏盈斥不報罷守建寧婺州郡爲立祠

舒卞字彥循奉化人自幼闔爽文才武畧爲時所
重建炎間禦金人有功武穆王聞其名招至幕下
凡謀猷籌策多其贊畫比歿民思之祠于長壽鄉
文靖公璘乃其後也

趙彥逾字德老鄞人紹興三年進士授象山簿以
治才稱性介潔視貪墨若讐事至即決獄無冤滯
嘗於縣東南史家涇開河渠千餘丈以利灌溉民
甚德之因名爲主簿河後守蜀尤多善政餽遺不
入公府將出蜀盡以俸餘聚九縣之族分給之李
心傳誌紹興以來蜀帥可名者數人彥逾與焉後
守鄉郡以觀文殿學士終於家

史彌忠字良叔鄞人舉進士初爲鄂州咸寧尉官
滿歸里橐中裝視之官時良多里人羨企之其父
慚怒彌忠思召里人畢集悉發篋以示皆書帙也
監文思院門楊文元公署薦剡曰質且而才遜德
無競宰廬陵有能名後守南安會盜甫平政尚安
輯蠲白撰錢以便民守吉州治如南安蠲田租十
有八萬閩寇大作提舉福建常平茶鹽事薦陳樞
密鞞爲招捕事定功賞一不受時從弟彌遠久在
相位數勸之歸年未七十首乞致仕初爲尉咸寧
趙方尉蒲圻已酉歲子嵩之生庚戌歲方亦生子
葵兩家交持羊酒賀日者云二尉子皆極貴後彌

忠薦方於朝爲大帥而嵩之葵范俱立功襄漢二子先後爲丞相葵范端平開邊嵩之帥襄力言不可繇是交惡嵩之入相葵在外奉書幣於其父援鄂州宿契然稍解然亦竟不能平也嵩之別有傳陳曦字元和鄞人禾之子也紹興八年進士除休寧宰政尚清儉守法不阿改國子正置講議司日夕與諸生論天下國家事必懇懇言其治已治人之要甲子高宗幸太學召對語曰今學者言卿講說訓導可以爲師朕欲觀卿之道至於有成曦對曰陛下若復興太學此帝王盛德事也上喜擢給事中居六載彈劾不避權要上嘗謂侍臣曰惟陳曦言事最誠實後自知制誥知濠州政稱第一呂好問薦其才召拜翰林學士上疏言四鎮五帥之材上許之卒於官曾孫大震玄孫伯昂俱登翰林時人稱爲祖孫三學士

陳居仁字安行鄞人先莆田人父膏大府少卿婿慶曆汪先生家因占籍焉膏爲御史時四明有僧法恩謀不軌得其籍從附者餘萬人朝議將屠城

膏力爭之止殲其首而在籍者俱免居仁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丞相虞允文見而竒之欲俾習兵法居仁謝曰立事功宜先定大計若大言無益也居仁嘗言慶赦之弊僅足惠姦猾而小民不與願放下戶丁稅以寬民力上從之歷知鄂州福州建寧鎮江諸郡爲鎮江時有僧結廬江滸地與江陰相犬牙居仁察其姦利命尉掩其室得盜數人卒夷其居後以華文閣直學士終諡文懿居仁性孝友其在官奉其叔父及甥妹以行斥田二頃爲義莊以贍宗姻舅汪大猷以學士致仕居仁暨直學士樓鑰皆汪出時人榮之稱爲舅甥三學士

劉侯字碩翁象山人總角日誦千言爲文操筆立成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華亭邑版賦窄率貸諸豪家民由是撓政前令多敗侯謁臺府願寬假三月乃治酒政損關征不三月課入自倍逋賦以償剖决若神豪猾戢戢斂手竝海有秦山鹽鐵蚌港三堰不治被旨督作早夜露處灌田六萬畝守以圖奏孝宗亟加褒賞倅紹興府帥使朱熹雅敬

之委以諸暨蕭山荒政活民十萬知興國軍陞辭
乞免蕭山廢田之稅以時省繕華亭海堰禁邏兵
胥吏擾沿海民船事皆施行政知岳州東宮引見
言事光宗見其儀矩雍容音吐明暢注目首肯悉
爲報可至郡覈四邑常賦外免其板帳鑿空者其
目凡八歲減一萬一千有奇奏定爲令除廣東倉
時四明大饑詔移粟五萬斛浮海賑之鄉邦賴以
濟南海驛道至真陽達江陵多窮荒複嶺乃改闢
大道八百里置六舖築七庵募人居之無復蛇虎

暴客之患命南雄梅辰等州作義塚瘞暴骨遷福
建憲除直祕閣召除尚書禮部郎中卒所至有遺
愛民立生祠祀之聞訃相與聚泣僕爲人風格清
整篤於孝友其至誠若與神契華亭水不可食禱
於筓井而泉溢賑荒謁曹娥祠衆舟膠而已獨濟
淮安虎禱南臺神一夕去衆異之自號益齋

楊王休字子美象山人登蕭國梁榜進士初爲黃
巖尉邑有豪民植姦黨號三神王休捕得之具罪
狀于府黥徙他鄉郡縣稱爲缺面少府授南康軍

判官時朱熹守郡事悉委之蠲經界賦後守洋州
金州大興學宮考商於險塞以備邊絕餽遺唯軍
用得取於公帑除益利路轉運判官金州大災悉
發庫錢賑之兼提點刑獄大修棧閣鑿鬼愁灘堰
墓頤山分西城漢陰二利三邑馬綱以便民築漢
嘉西門石梁蜀民德之後爲吏部侍郎子燁爲吏
部尚書後以閣學士終於家

王時叙字伯倫奉化人第乾道五年進士歷嚴州
遂安縣時郡守責逋於十年之外甚急時叙謂從
事曰邦侯素不困疲瘵之民何遽變更果爾罪去
誠甘之守知不可奪遂已編脩陸游爲郡日縣上
所斷大族爭訟僚屬咸會陸以遂安狀衒袖曰得
一好文字爲諸公出之且讀且喜曰使諸邑皆如
遂安吾輩可以卧治及卒陸誅之曰學道愛人正
心誠意惻惻無華儒雅飾吏子之自著古人何媿
其爲名人所重如此有文集二十卷藏於家

王時會字季嘉時叙之弟與兄同年第進士自迪
功郎七遷至湖南運管賜緋魚袋嘗知會稽值歲

霖潦郡方督已蠲之賦甚急時會持不可守不聽
乃袖告身易服立庭中守爲奪氣民賴以紓修社
倉之政以備凶歉立保伍之法以察不孝不弟游
惰不逞者風俗爲之一變會營永阜陵吏抱文檄
如林環案立時會省去其十之七餘不可已者召
民給錢粟與期民不知役而事悉集所至皆可稱
述少銳意經學有易詩書論語訓傳鄉飲酒辨疑
凡數十百卷文辭簡古尤喜爲詩有泰庵存稿三
十卷及病革猶強起拱手端坐無惰容顧家人曰
吾學易晝夜之理甚明遂卒男宗廣以恩補官

袁韶字彥淳鄞人少受學于正獻公燮登淳熙丁
未進士第嘉泰中爲吳江丞蘇師旦侍韓侂胄威
福撓里中役法黃公犖爲常平使者檄韶覈田以
定役蘇密諭邑多姻黨倘相容當薦爲京朝官韶
不聽是歲更定戶籍承徭賦者皆蘇黨也蘇諷言
者將論斥黃亟白於朝且薦之未幾蘇敗韶得爲
桐廬多宗室官無善終者韶至絕請謁莫敢有撓
錢唐岸歲爲潮齧率取石於桐廬韶宣言罷免嘉

定辛未召爲太常寺主簿民庶旗鼓蔽江以餞至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嘉定庚辰尹臨安幾十年政清訟理道不拾遺所治疑獄最多杭城故多火患訖韶任不作紹定戊子拜同知樞密院事李全反山陽時相欲以靜鎮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遂拜浙西制置使俾仍治臨安以鎮之韶言楊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相疑逼已不悅罷歸鄉里

史彌堅字固叔忠定公幼子少警敏端靜忠定奇

之後以軍器監尹臨安韓侂胄敗兄彌遠入相以嫌出爲潭州湖南安撫使平湖寇羅孟傳守建寧行義倉法真文忠公紀其政績以兄久相位數勸歸不聽遂食祠祿于家凡十有六年判牘神敏載在書判清明集中後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卒謚忠宣吳泳行誄云在熙寧則不黨於熙寧如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則不趨於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論者以爲不誣

羅仲舒字宗之慈谿人以春秋登王容榜進士授

安慶教授調常德學政修舉陞宣教郎知宜興縣
遷太學博士陞對稱旨遷秘書郎時寶玉來歸議
舉慶典仲舒言三邊未靖不宜重費累遷至福建
提舉常平茶鹽會大水編筏救溺以萬計仍發粟
賑之改提點江東獄點吏獻議於饒守更鬻鹽法
而官顯其利舟運不通民數月不得鹽仲舒責吏
曰奪民而絕其利者汝罪也答而流之饒人爲之
語曰前葛後羅一臺二妙葛爲叅知政事邲也其
先壠在鄞東湖山水秀麗史彌遠當軸欲脇而得
之以書諷焉仲舒荅曰官可削臂可斷祖宗之墓
不可移也彌遠卒不能迫詔爲國子司業上章告
老紹定初拜宗正少卿以直顯謨閣致仕

應係字自得昌國人六歲能詩登紹熙四年進士
第調烏程尉議毀淫祠獨存徐孺子廟隣邑有沈
氏兄弟訟財郡檄係按實係委曲開諭適沈有子
魁鄉薦因賦詩傲之有云嘉木灌叢春意好可憐
不種紫荆花兄弟感悟其爭遂息官至文林郎
桂萬榮字夢協慈人登慶元二年進士授餘干尉

故多豪右一以紀律繩之御小民以慈愛子弟獲
訓迪者耻爲不善秩滿民爲乞留嘉定戊辰調建
康司理時相史彌遠欲招致之固辭就職乙亥差
主管戶部架閣明年除太學輪對奏絕虜選將二
事一以義斷除武學博士尋除宗學橫經上方嚮
用力求補外通判平江時守朱在政尚嚴刻以鹽
課拘繫甚衆榮具書告在不從乃挾行床與所拘
人同寢在愧卽委縱遣焉陞守南康先是軍士驕
悍至則貼貼檢吏姦省浮費征税以法民幸其利
進直秘閣遷尚書右郎屢疏乞老奉祠崇禧壽九
十卒榮嘗築室東山之麓號石坡書院讀書其中
取古人資于折獄者類成棠陰比事行于世

徐愿字恭先昌國人游太學文詞爲倫輩所重登
開禧元年進士第居官介潔蒞事以勤後除福建
提舉適黃勇寇發衆皆縮頸退避愿獨晏然無懼
婉言撫諭寇頓首請罪事平入爲司兼都曹愿嘗
受業袁燮故政事文學卓絕于時云

劉厚南字子固慈谿人厲志問學登嘉定元年進

士第授迪功郎調瑞安瀕海多盜厚南蒞政慈惠盜遂屏息民賴以安楊文元公簡出守温州舉其勤於奉職累階進秩皆有能聲後以國子博士召士喜得師明年元旦日食詔求直言上疏剴切上嘉獎之遷著作郎歷仕主管建康崇禧觀致仕

孫杪字吉甫定人父允受業鄉先生沈銖學以真實爲本教授鄉校者十年杪與銖之子煥同游朱熹門問學益精著書解十三篇表正獻公曰初謂子善爲文不意造理乃爾嘉定間與子起予同登

袁甫榜進士允時尚無恙郡守程覃表其里曰重桂鄉枝卓邁有智畧自秦隴荆湘達之淮海凡邊事軍謀靡不練習淮海帥延至幕下枝以祿不逮親辭不就起予爲昭武參軍群卒噪呼於市起予往諭之群卒羅拜曰孫司戶清廉官不得犯入朝爲監察御史至太常少卿次子願質紹定五年進士第後中教官科終工部侍郎

程士龍字應辰慈谿人登吳潛榜進士第主句容簿時歲饑督濟有方老弱賴以全活校文于歙真

德秀重其才薦知仙居李宗勉復薦之遷知臨江
軍多善政民爲立祠後除國子監丞輪對慷慨理
宗嘉獎焉遷右曹郎改知撫州謹刑惠民城中有
夜半殺人者逮繫至六七囚獄成士龍疑之俾臨
川宰密察之得其辟捕之一訊而服民作平冤歌
頌爲神明云

王撫字謙父其先開封人大父繇建炎渡江居于
鄞撫博洽多聞而性耿介非其友不與語幼學于
里師樓昉爲文醇深善議論登嘉定進士第同年

余天錫叅知政事屬教其子弟歲終致束修以謝
堅辭不受曰吾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
求尺牘丐借周益公傳內翰番陽三洪公暨其餘
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余欣然許之後二
子俱中詞學科爲安吉丞攝令長興捐俸賑水災
再攝新城復斥餘財五萬緡代貧民賦遷國子正
將作監主簿時丞相史嵩之預政乞補外以避通
判婺州御史劉晉之誣衢州掾慮囚受賕刑獄使
者不直之命撫審實撫卒白焉士民莫不稱允晉

之雖怒終亦不敢加害晉之蓋史相黨人也後攝郡去之日以羨財數十萬籍於官改秘書丞後守徽州郡廩亡三月之儲暨解去粟支一年帛萬匹所宜得錢復以助少府用遷吏部郎中兼崇政殿說書疏言群臣遜志之言多而逆耳矯拂實未之見剴切中時病嘗預修四朝史爲輿服志六卷後直秘閣知温州子應麟應鳳別有傳

趙逢龍字應甫鄞人刻苦自修問學淹博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歷知興國信衢衡袁五州提舉湖

南廣東福建茶鹽常平清心苦節日坐公堂事至卽決撫諭惻怛恒以天理民彝爲言民不忍欺常廩外一介不取民賦有逋負悉爲代輸斥羨餘爲平糴本後除將作監擢宗正少卿兼侍講凡道德治理之要縷縷爲上陳說家居時四方從游者皆顯名葉夢鼎自相府出判慶元執弟子禮尤謹謂師門庫陋欲市其鄰居以拓之逢龍曰鄰里粗安一日驚擾彼雖勉從我寧不愧鄉人稱其厚德童居易字行簡慈谿人少穎悟知學稍長嗜古文

從鄉先生李聳遊學益淹貫又學小戴禮於校書
王休一日叅慈湖先生與語大奇之嘉定己未登
進士第端平初鄭清之柄國舉補登仕郎時朝廷
欲使諸路置買浮鹽司除擬已定居易爲屬官叩
光範門歷陳利害命遂寢相國趙葵開閩淮東以
居易攝天長簿時諸路多屯兵每歲棗熟制閩下
令禁民採取民失其利居易惻然上書乞弛其禁
制閩從之旁九郡皆獲免丙申冬虜攻城急邑令
與主將不協軍民疑阻危在旦夕居易力爲陳解
捍防備至城賴以全調諸暨簿境有惡少攻剽爲
姦尉莫能致居易以計悉擒之民乃安堵謠曰童
主簿威如虎愛百姓擒跋扈上績課取轉宣義郎
知邵武之泰寧移判夔州當路交薦遷太學博士
率以身教學者仰之以言會子事忤上出判吉州
未幾遷本州同知陞中奉大夫知廣東德慶府夷
獠雜居民悍難化居易撫以愷弟之政三載民樂
耕桑門不夜闔獄囚屢空尋上章乞歸居杜洲之
濱學者多從之稱杜洲先生

揚珏字君實性敏不凡年十五通舉子業紹定初
登進士第授迪功郎上虞尉調贛州教授先是學
計蠹於前官廩餼不給乃捐私橐以助庠校一新
郡守徐琛嘗會宴有伶人甘倫以先聖論語爲戲
乃白琛寘于罪後改通直郎知饒州德興縣境多
姦民肆爲跋扈前令率墮其機穽八年之間去者
五人飲氣死者一人珏言於憲使趙崇徽追捕之
姦爲屏跡邑居四山之僻民多艱食珏乃節用積
錢一百萬置米千斛貯之顯惠倉歉時出之以平
市價貧者咸德之景定間轉朝奉大夫入對條陳
三策一曰任正人而黜姦邪二曰興民利以培治
本三曰講武事以圖恢復上覽之大悅及郡縣行
公田珏曰政以利民不利而行如吾民何遂却不
行御史朱貔孫劾之免官歸里郡民莫不悲泣官
至朝議大夫知肇慶府珏爲人剛明正直不附權
貴始終廉介貧至鬻器以自給裕如也曾孫恕字
仲如篤學力行歷陞憲司知事宋祚將危以忠義
自勵不食數日赴菱塘而死

汪元春字景新奉化人貧苦卓立博涉群籍尤長於詩早遊京國不妄內交登淳祐元年進士第宰錢塘貴勢不敢干以私後以宗學博士守興化端介強敏人皆悅服比歿士民巷哭祠于郡學中書劉克莊以遺愛錄聞于朝

黃仁儉字約之奉化人父子游建寧浦城人卜居奉化仁儉幼警悟長於記問恬淡韜晦不與物競人莫窺其際調淳安主簿淳安俗獷悍歲時競渡多殺傷尉懼而在告仁儉攝事處之帖然不譁轉

監台州支鹽倉攝郡幕給軍衣有紕薄者群卒掉臂以騷坐上皆失措仁儉徐呼其長諭以禍福羅拜曰黃佛子言敢不聽又攝法曹亦有聲遷青田丞時永嘉遣海舟籍高師爲兵乞取家屬小人乘勢指怨家妻女爲家人帥司檄使覈實得免人咸德之仁儉書法甚精源流二王而遒勁似歐陽率更真草行書皆見重于世至今石刻猶有存者

元臧夢解慶元人宋末中進士第未官而國亡至元十三年授婺州路提舉未幾裁革用薦授是州

知州改知海寧州夢解剛直廉慎學有淵奧門無私謁官署蕭然凡差役皆當貧富而吏無所高下戶口增田野闢政平訟簡爲諸州縣最時淮南按察副使王慶之按部見之乃舉夢解才德兼備宜擢清要而御史臺亦薦之屬江陰饑江浙行省委夢解賑之夢解不爲文具皆躬至其地人給以米所活四萬五千餘人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苟宗道上聞除同知桂陽路總管府事轉奉議大夫廣西肅政廉訪副使故事煙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至

而夢解獨遍歷按問貪官姦吏八十餘人又平反邕州黃震被誣贓罪及藤州唐氏婦被誣殺夫罪大德元年遷江西肅政廉訪副使有臨江路總管李調素狡獪又附大臣勢以控持省憲夢解按寘于法一道澄清遷浙東肅政廉訪副使轉廣東肅政廉訪使以老病納祿卒夢解博學洽聞爲時名儒而敏於政事其操守尤爲介特所著有周官考三卷春秋微一卷自號魯山人稱魯山先生

素洪字季源七歲通詩書春秋父嚴州守奇之初

父與柄臣賈氏同名遂退屏居里益內治產業父死後父事其兄盡力無私年十七以大父越國公恩例補官馬光祖守臨安徵爲佐以敏達聞命徵責旁縣不受令禮部尚書李伯玉中書舍人劉震孫以治劇材薦佐兩浙轉運遷太社令時賈相不樂四明人與同郡士六十餘人坐廢家居講學不及世務已而起補通判建康慮囚句容縱僞造楮幣連坐者二百餘人時大兵南下帥趙潛出督兵江上城中大駭夜縱火剽掠出郭洪密捕首亂者

斬之乃安至元十五年入覲授朝列大夫同知邵武路總管府事改温州以疾辭二十七年侍御史程鉅夫奉旨求江南賢士徵洪應詔辭不起迎師友好賓客喪葬婚嫁不能任者濟助無靳疾疚則藥之人有過內愧讐伏然必委曲覆護不以宣也大德二年改處州命下卒鄉人莫不涕泣

薛觀字景荀一字處靜鄞人在宋時聚族干指同居合食者五世號義門薛氏觀讀書強記爲詩文多不留藁至治癸亥以書經試浙闈遂名賢書分

教平江之常熟復遷杭州教授累考補將仕郎主
沅江縣簿攝令事盜息民安既而引年致仕

葉恒字敬常鄞人治春秋善文辭泰定初游京師
朝著重其才薦見儲君被旨入胄監研精講學晝
夜弗倦擢春官第授從仕郎餘姚州判官鋤姦抑
強百廢興舉州東北際海歲被風濤害稼嘗以竹
石作土隄以捍費甚而不能久州人病之恒乃設
方畧甃以石長亘二十里民不知勞隄南舊有汝
仇余支二湖廢斥幾四十年隄成而湖復潴水時

其啓閉田獲灌溉海潮之患以絕居民爲樹碣紀
績焉後遷翰林國史編修官時安南遣使入貢詔
爲館伴使送使者出境餽以金繒珍玩一無所受
遷國子助教調文林郎淮安路鹽城尹民多不律
恒輒法其尤橫者臺察交薦之將大用而卒民立
祠祀之至正間請于朝詔封仁功侯賜額永澤
范文中字煥章定海人幼失怙事母克孝大德十
一年民饑盜起文中手縛渠魁十數人歸于有司
餘黨竄伏中書奏授慈谿鳴鶴巡檢陞歙縣主簿

尋調廬陵習俗譁健素號難治民蕭甲與子殺人
以誣怨家劉乙文中覈實遂寘甲于法而籍其家
豪右無不讐服先是被郡檄權稅于江陵者率浮
其估而利其畸文中承命痛絕前弊得羨錢六萬
餘緡悉還于官以廉能遷吳江州判官婺源靈順
神祠俗傳瞿曇降生之日四方走集函香致虔商
賈因人所聚爲市行省檄文中權其征稅時朝廷
方重迎賽之禁貨至殊少文中一無所私課入反
加於前擢知沙縣造義倉以備凶荒築社壇以謹

祈報崇儒學以興禮讓年七十投牒歸

國朝汪縉世字漢文鄞人宋尚書大猷五世孫洪
武初署行都督府掾授太平府同知推誠馭下吏
民不忍欺事恒先期而集嘗有三虎踞林岡距城
不五里白晝飼人民患焉縉世爲文呪之虎即遁
去人以爲德化所感秩滿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振
肅憲紀姦欺多所擿發然以寬濟明亦未嘗鈎擿
隱伏置人於罪論者謂正己格物縉世有焉

程徐字仲能端學子也仕元爲兵部尚書入國朝

爲吏部侍郎洪武二年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
曲阜孔林廟天下不必通祀徐上疏極言其畧曰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
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政有國者祀之必
徧於天下蓋以維持世道崇本始而報功德也三
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
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
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
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

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
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所以崇本始報功德
也上允其奏改刑部侍郎尋陞尚書徐精勤通敏
剴繁治劇事無留滯雅能文而尤工於詩歌

鍾勗字士懋慈谿人蚤失怙恃肆力問學工於文
墨洪武五年舉教授赴京特授廣東番禺令政尚
平易不以察察爲明時官造舟富商儲材高估以
病民勗預令采山塲藤木宿峙以待需官民兩便
焉六年颶風漲作平地水深數尺鹽倉濱江儲貯

數百萬浸幾及之勗躬率民丁俾家出一囊盛土石築堤以防貨賴無恙先是學宮廢圯師儒賓禮無地勗捐俸掄材構講堂齋舍未幾坐事免歸十六年以明經舉授兵部侍郎卒于官子永亦舉明經仕至戶部侍郎

林睿字思正以字行鄞人洪武六年舉茂才授鞏昌漳縣丞秩滿課最陞知鳳陽郟縣二十五年

高皇帝重念民牧未盡得人詔吏科集錄爲善受賞爲惡受刑者名曰彰善癉惡錄以勸懲天下時

預善列者在鄞有涿州知州史行可清源知縣陳遵道平樂縣丞劉仲欽在奉川有祥符知縣孫伯顏暨思正共五人並荷褒嘉鄉人榮之

蔣子杰奉化人自幼強記捷識稍長志操高厲不凡洪武八年舉于鄉授刑部主事日勤訊鞠獄多平及陞山西按察使以風節自持憲治肅清後改鳳陽知府以寬濟嚴惠政尤多

豐寅初字復初號復齋鄞人博學篤行耻事胡元隱居句章之墟洪武十七年徵爲國子司業後上

書諫觀燈謫德化縣學教諭以身廸人建文壬午
棄官躬畊卒年百五歲所著有古易畧說贈徵仕
郎兵科右給事配滕氏亦百餘歲子慶字文慶第
正統己未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與林
聰葉盛高棣等諫 景帝南城及易儲事言甚凱
切乃繫詔獄七年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叅政論周
府內官不法事 上嘉之陞本司右布政使廉聲
大著會奉表入賀墜馬傷足時年五十乞致仕所
著有古易筮法簡菴集慶子耘字用勤號西園居

士以禮律身雖造次無少渝官湖口縣學訓導乞
終養歸以子熙貴封奉直大夫右春坊諭德著家
禮便宜唐詩續音藏于家

姚伯良名驥以字行先洛人大父君義知鄞遂家
焉伯良性寡默刻志于學洪武中由上舍生授彬
州桂陽丞桂陽俗靡多訟尹嘗謂曰何以化之伯
良曰居上不貪則斷合理而民訟息又諭民曰富
由儉得貧自奢來食以時用以禮則財可豐不三
年訟簡而俗尚純儉 上嘉其能詔詣京師賜楮

錘勅僉山西按察司事發姦擿伏治號神明年三十八卒于官所著有芸窓藁小學諷詠補遺

黃功廓鄞人洪武間署吏部掾有幹才先是本邑東津浮橋置船十四亘板其上治鐵貫爲巨纜典守不專累爲颶風所壞積久不能繕治民病涉焉功廓上疏乞增船二隻僉民七十二戶守之又以蘇州大湖草竊禦人備陳禁捕之方朝廷咸允其議授襄陽通判蒞政逾年興廢舉墜政聲甚著劾奏本郡知府貪墨改廣東按察司經歷秩滿陞沔

陽知州卒于官

陳奐字聚奎慈谿人少喪父家業銷落銳意問學既長高皇帝以薦召至闕廷試策稱旨授扶溝令修舉廢墜除革姦蠹暇則入學宮與諸生講解經史親加改較尋調山西之屯留土壤磽瘠民多流竄奐爲出公帑錢輸其逋租流民相率來歸以憂去服闋改都督府都事成祖念京縣政煩特授上元令奐蒞政朞月縣以大治一日蘇州匠錢氏婦有外私謀殺其夫詣縣告給門禁出其喪既

去與凭几而寐夢一男子訴被妻殺言甚痛切覺
亟追婦婦懼取白金釵一雙以賄追者與鞠之具
伏人驚以爲神秩蒲遷審理正再遷刑部主事
仁宗監國時知與賢深眷愛之及即位與奏事
仁宗曰此非上元陳知縣乎即擢與滕府長史
鮑忠字克禮鄞人剛介有爲以明經辟授定海學
訓導洪武九年應直言詔疏治道十策上嘉納焉
擢監察御史巡按廣東平反連州府冤獄七十二
人事畢欲起忽有白衣人訴冤狀追之不得既而

見一白鳥遶憲臺飛鳴數四忠疑之以爲前所見
白衣人托以控冤也命左右密置筆楮於東北方
坐至二鼓取之果得冤狀云其妻某氏有外私輒
被謀殺明日如狀往按之得其情人稱神明

袁珪字廷圭元翰林檢閱官士元次子太常寺丞
珪之弟也五歲讀書卽成誦十八能詞翰洪武壬
戌禮聘至京試治道安民論稱旨授高州茂名主
簿均賦役平繫囚從勦粉壁寨徭賊部運儋州軍
餉皆善其職後以違式事奪職謫戍大寧以詩文

自娛名聞燕邸召爲府紀善永樂改元賜銀幣官
禮科給事中有敢言聲三年出判苛嵐州七年東
宮監國舊都珪奉箋入賀優以散秩改浙江布政
司照磨九年仍判和州後復兩見舊都賜賚益厚
既以秩滿乞老終于家爲人慈祥致孝檢閱公其
清白尤足令於時自號清白生有清白集曾孫孟
悌舉成化丁未進士授南京祠祭主事免歸

韓超字彥啓以字行慈谿人洪武甲戌由薦舉授
洧川縣以循良稱都御史摘其註誤廷論之父老
詣闕奏援宥復職永樂初禮部尚書鄭賜鎮河南
特薦其才召入將大用邑士民復詣闕借留上重
違民心諭以俟通考選用留洧川凡十三年民爲
肖像立祠擢驗封員外郎陞廣西僉事操守清白
慎刑恤獄民畏懷焉至安隆長官司撫蠻中瘴而
卒所在諸蠻立祠祀之

俞士吉字用貞象山人父仲殷嘗夜夢得老桂古
香分月窟移將天下壓群芳之句覺而士吉生自
幼岐嶷異常既長有司歷舉賢良弗就洪武丙子

領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交州府訓導上疏論時政得失十餘事徵拜監察御史出巡鳳陽徽州辯釋疑獄風聲肅然 文廟御極擢右僉都御史奉使朝鮮已復使日本返報皆稱旨 上褒賜有加永樂三年浙西大水士吉與戶部尚書夏原吉通政趙居任大理少卿素復奉敕往治兼督農務時湖州被災尤極虧糧五六十萬同事者以所虧之數反十倍於所輸欲損其數以上士吉力爭曰欺君病民吾不忍爲也雖重得罪吾自任之竟以

實聞 上允納悉蠲其輸仍敕發廩賑之民賴以蘇六年出守襄陽政清訟簡郡以大治十六年秩滿最績陞山東左叅政未幾唐妖婦惑衆謀叛藩臬諸臣悉置干法士吉以督濬後至衆謂可自爲計應曰背死逆命非臣節也遂就獄上念舊臣釋之洪熙改元入覲欲授清要之職天官卿擬以太僕寺卿上默然良久曰渠是秀才着爲詹事後改刑部侍郎尋命清理直隸郡縣軍伍再蒞郡事績用尤著士吉儀觀脩潔舉止清雅論議切直文采

蔚然每視政他人不足已獨有餘諛之不喜犯之不怒偉度洪量汪如也所著有櫟菴自貽藁

應承完奉化人登張信榜進士授吉安泰和令俗悍好訟素號難治承完摧強振弱群姦斂跡民賴以安郡有胥徒來干利者一無所與然承完質直口吃每遇事未言而氣已盛民雖德之郡實忿其所行累爲構陷承完乃舉郡之不律事十數訴于朝不能自白遂死焉

應履平字錫祥奉化人洪武庚辰進士授泉州德化令興廢舉墜平易宜民考績至部試文優而貌寢不錄于冢宰私題部門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鬚與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糲得硬綳綳閹者以聞冢宰曰必應尹也覆其文果優即陞吏部稽勲郎兼署考功文選事遷守常德吏治益著陞貴州按察使奉敕同兵部尚書王驥平蠻將軍蔣福帥師征麓川有功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有太監奉命監造剔漆器皿進用供費百出民不能堪履平諭其將訖工別造私物密疏欽造數完或

寧波府志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且止或加造奉旨畢造起送部檄至履平懷之中
道馳入太監怒叱之對曰奉旨請回京出文以視
遂解一方倒懸平居履道坦坦而解紛應變裁決
如流敷歷中外垂五十年才名德望朝野著聞

吳福字好德鄞人洪武庚辰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奉敕撫安四川軍民悉心綏懷夷獠向義懷金寶
爲贄皆拒之陞江西按察僉事平反冤獄解榮等
三十餘家活男女三百餘口遷禮部員外郎陞陝
西叅政先是寧夏鹽池禁嚴斗粟易鹽三兩奏許

民納課官量給鹽民甚便焉漢中牛山逋民草竊
出沒福遣吏作樵夫懷榜抵其巢穴諭以禍福渠
魁即集徒黨語曰吳公素稱長者必不欺歸復業
者餘三千人秩蒲陞福建右布政使治行益著以
年耄乞歸福爲人謹厚有執初使琉球遇颶風舟
人相視駭愕福獨神色不變惟戒嚴檣柁既濟人
問曰昨已隣死公何獨不爲意福曰惟恐檣柁不
嚴人事有未備耳命乃在天夫何意衆皆服其識
量歷事五朝中外一致摛章繪句特其餘事云

柴履字叔貞鄆人應洪武二十七年鄉貢授監察御史立朝正色不畏權勢嘗面折太宰之過巡按河南時道經通州即發倉以賑民饑全活者萬計上怒謫令交趾尋悔召還改北京河南道御史名震京師會中風卒子傑字廷俊中天順乙卯鄉試行已端方計偕上京師適舟人夜泣欲投水死傑問故知爲官租所迫即捐路貲使償之明年下第歸復遇前舟人遂與載夜乃餽其妻進謝傑正色叱去之授定陶令值大水蝗災民輸租不足當道謂其拙於催科遂下考法當左遷以憂去後竟不起孫經別有傳

柳敬中慈谿人初舉明經授登封縣學教諭洪武三十一年陞常熟知縣釐務精敏興植墜廢崇儒敬士開闢田野孔氏子孫有流落邑中者貧不能聚敬中曰此守土責也爲娶妻築室宣化門外給產養之又得范文正公裔孫復爲築室贍以飲食製衣巾具束脩遣入邑庠其敦名教厚風俗類如是永樂六年以憂去服闋吏民詣闕請復任陞蘇

州府同知爲政平易民甚宜之今祠于學宮

陳葵字朝陽其先鄞人父雷有經濟才元季爲人所誣謫淮北戍疏謁高皇帝一見奇之即欲用爲兵部尚書廷臣言其太峻姑試以民事擢知仁和縣尋卒葵少孤食貧即母家以養母舅氏余伯熊有識鑒見葵勤苦憫之曰此兒當有時名乃教以儒業葵發憤自樹聲聞以彰五軍斷事張元直薦于朝上召見親問政事得失及民間利病稱旨拜惠安知縣後改山東單縣皆著能績永樂五

年詹事府丞陸中善薦其才可大受遷邳州知州凡九年利澤深厚民戴之若父母

周弘字尚德慈人古學敦行奉化韓御史朝京便道訪其兄紀善冕延之于家適縣有疑獄令偶決于弘數言剖析兩造皆服韓心竒之及見上遂以懷才抱德薦拜柘城令在縣九載寬厚廉謹愛民如子戢暴橫節用度一邑大治民爲立生祠後吳江趙寬慕其人按視柘城臨祠再拜贊曰生以名賢稱死以名賢祀若周公吾無間然矣

張得中字大本鄞人少孤事母孝從邑庠訓導王孟賓受易得專門奧旨永樂改元徵茂才歷政地官明年奉勅往山西教民樹藝適大比因就試中第尋登曾榮榜進士授刑部主事隨改工部所歷皆有能聲繼改應天江寧令京師赤縣機務繁劇前令率繩之以法得中更以公恕簿書期會米鹽細故必躬親之民有犯法當流者其母訴乞留養得中曰民頑犯法固可罪也母老失養尤在所矜寧失不經以爲孝道勸卒杖而遣之有隸于公所

貧困莫支者即弛其役且遺之衣食每丁夜而起丙夜而息未嘗樹赫赫之聲而民安其政丙戌以禮部郎中鄒濟薦預脩永樂大典書成還職年四十六以疾卒得中性嗜書史自起家至歷官無日不親筆硯所著有思牧集書圃擷英

王瑩字宗器鄞人家貧績學自立永樂乙丑中浙江鄉試授淮安府睢寧教諭擢禮科給事中改刑科仁宗嗣位瑩上疏言吏胥托故在鄉者多病民及關隘暴虐行旅非要險宜罷去上皆俞納宣德

初元奉命宣撫湖貴高煦反扈駕往征事平詔瑩
宣諭閩浙已又命往河南山東山西北直隸衛所
選強壯伍卒補皇城守兵未幾勅守肇慶下車即
與民誓榜於門曰凡官吏贓貪害政及民誣陷良
善者天殛之乃蠲宿弊務更新未幾化行境內帖
然嘗奏請楊時羅從彥李侗等從祀孔子廟庭上
可其議秩滿增秩正三品改知西安治如肇慶而
稍濟以嚴越三年致仕卒瑩儀觀偉然言論慷慨
不爲權貴少屈時四明爲郡者若桂芝守平陽以
謹厚名蔣彥廣守太平以清介名陳本深守吉安
以寬和名至剛毅不撓則有廣州守方佐與瑩相
上下焉

王彥修名緒以字行鄞人永樂甲申進士授工科
給事中累上封事多所俞納勅撫安廣西福建兩
省鉏強植弱得勞來安集之體轉四川按察僉事
使節所臨姦豪屏跡有爲京朝官者居家不律奏
置之法彥修敷歷中外餘三十年惟以廉慎自持
身沒家無餘貲長於諷詠有懶顛集若干卷

朱奇童字鄴賢宋中丞公綽之後永樂間以鄴縣學生貢入太學授刑部河南司主事陞青州府知府操持廉介存心仁恕有古循吏風

蔡甯字用嚴鄴人永樂乙酉中浙江鄉試入太學禮科給事中吳福荐其才行授宜春令後改餘干愛民如子有干憲度者必諭使自新未嘗輕有笞詈清修苦節薦餽雖蔬蕝不納室中琴一張書數帙而已御下和易而不貸於權貴以故不諧於郡時吏部尚書郭璉巡撫江西郡言甯懦於徵科考

下當去民相率走百里外聲甯寃言數十年未有廉公愛民如蔡者尚書奉命來柰何斥之泣懇車下郭嘆曰吾行縣多矣未有一民頌其令者有令如此郡言詐也復行百里還餘干更考甯最遂以貪黜其郡貳甯爲人濶畧有雅度蚤從鄉先生烏斯道甫長侍父遊宦武昌適揚士奇游學胥討論切磨故學行崛然出於時流

謝瑾字廷蘭先蜀資陽人高祖昌元元禮部尚書家于鄴瑾少穎敏嗜學善屬對既長出入經史舉

永樂丙戌進士出使東廣道經庾嶺見大木委道
傍因作悼木賦以見志尚書夏元吉覽而奇之薦
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持法明允遷知平陽平陽
俗尚武悍瑾至戒其屬曰治民在順其恒性而已
順則不擾而民安由是所部帖然尋丁外艱民以
借寇爲請上可之秩滿陞廣西按察使冤獄多所
平反兵民畏服壽五十七卒于官瑾魁梧倜儻政
聲卓異尤長於詩文所著有蝸濡集若干卷
徐惟超字士奇奉化人少負奇氣穎悟過人甫長

遊邑庠肆力問學時譽日起永樂丙戌以能書徵
領京闈辛卯鄉薦分教姑熟秩滿陞鍾吾教諭丁
外艱服闋至京會 宣宗皇帝合教職進士等官
六十八人試博學宏詞中選者七人惟超與焉命
分歷六科政尋拜工科給事中奏對蹇愕無所避
忌正統初巡視光祿寺劾奏大臣錢穀出納宿弊
置于法丁卯坐誣出判開州陳便民十餘事調崇
慶崇慶故四川極邊狡猾方命者多惟超察其尤
者二十人以聞州境帖然後調歸德致仕

陳本深字有源鄞人中永樂戊子鄉試卒業太學擢刑部主事畿內有韓廣者爲盜殺人逃匿有司捕之波及無辜十八人本深物色得之十八人者俱得免壬戌進貢外郎宣德庚戌奉敕出知吉安府政尚寬平作興士類飭治學宮他若築堤捍患成梁利涉百廢具興而尤以除盜去姦爲急誅鋤橫暴不少貸時樂安曾子良聚衆萬餘殺太盤山僧據險爲寇本深以地逼永豐督千戶王業率兵往禦寇果侵境大破之擒其渠魁以獻安福有豪

民彭搏肆暴於鄉有司莫能治乃密聞於朝而籍其家府掾曾勝蒲考欲轉吏曹掾曾桓援例沮之勝陰結軍人中夜刺桓莫可踪跡本深禱於神悉獲其黨九載秩滿吏民相率奏留之上允其請正統壬戌加正三品祿進階正議大夫贊治尹戊辰述職京師以老乞歸在任凡十八年初本深蒞郡政舉大綱不脣纖纖小苛比巨豪旣殲屬邑順治益濶疏法網與民相安每晨起鼓而坐堂闔人報無事輒鼓而休寢間有訟訴輒呼至榻前折其曲

直而遣之亦不受狀久之士人有嘉慶肅之燕輒就燕罷則左右互攜果餌遇坊市小兒則投而啗之往往擁其輿蓋解前民有舉女者漸見其長已乃及笄笑而言曰襁褓兒已字尚能留此耶去志遂決吉人至今思慕之

方佐字用輔其先莆人祖軫爲鄞令家于鳴鶴山八傳而生佐天資穎悟孝友性成長遊郡庠名聲籍籍永樂戊子貢上春官卒業太學預修大典書成授漳州府檢校尋改南康府其同知郭玘語人

曰用輔有剗繁治劇之才而屈在下僚乃上章薦佐于朝尋以艱去已而陞上海知縣縣故瀕海難治佐至廉慎自持門無私謁政尚平易不事苛刻而搜剔姦蠹百廢具舉巨滑宿宄罔不屏迹日詣學宮課諸生殿最講解經史百家言士民翕然向風正統改元用少傅楊公溥薦超陞廣州知府拜敕而往振肅綱紀百度用貞以例入覲遘疾卒于贛時奉敕守郡者九人鄞人得其三若陳本深爲吉安王瑩爲肇慶及佐爲廣州皆古龔黃之流也

佐孫誌字信之母夢感黃蛟之祥而生幼聰穎不
群日記數百言領弘治丙午鄉薦明年第進士知
金谿縣爲政嚴明果斷洞達事體剗削積弊發姦
擿伏如神鋤強梗殄寇盜民以閭羅目之歲旱蝗
禱于神輒應民爲之謠曰除姦雄得方公民不死
賴方氏擢監察御史董學南畿嚴立法程先德行
而後文藝革浮靡抑奔競士出門下者咸厲風檢
尋陞山東叅議未幾竟以譖罷免金谿祀于名宦
周孟初字仁長象山人剛介端方與人不苟合由

舉人授鎮江府同知改福_州府八年守公持廉鋤
抑豪右閩人號爲鉄面周陞泉州知府未至卒

陳治定海人登蕭時中榜進士授監察御史折獄
著温良之名陞河南按察司僉事仁威竝行政聲
崛起從子憲中李祺榜進士亦授監察御史剛介
能斷出按江右鉏剪豪猾肅清風紀使節所臨部
落帖然時人謂之陳一掃

俞得儒字大雅鄞人九歲補博士弟子員十三而
孤居喪哀毀如成人第辛卯進士選入兵科改庶

吉士授行在監察御史時西南夷朝貢至境命得儒往蒞其事唯以庭實上貢其他珍異悉貯之公帑弗獻時以貴州藩鎮陰結蠻酋命得儒往按輒辨之誅其誣者辛丑詔直言乃與給事中柯暹各率同官歷陳六卿曠官事上命六卿與諫官論難而六卿十不得一途出得儒知賓州柯知安福縣賓故隸南粵介在邕柳人多棍令梗化者得儒至修其政教風俗丕變宣德丙午交趾不庭總戎檄之督餉民弗知勞而兵食俱足師至浮梁江得儒

建議用藤纜布橋而渡用是大捷秩滿論奏廣西副使李立貪暴事李謫戍雲中而得儒遂乞老以歸子澤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四川僉事

顧巽字與權慈谿人工詩善文永樂壬辰進士文皇帝親選方面重臣授巽江西按察司僉事公廉仁恕巡歷所至訪察幽隱民間銖兩之姦必達人以青天目之後遷山東參議恪守清白終始不渝卒于官大理卿夏時正稱之曰俸無十金之積可方古之廉吏

鄭惟桓字公圭慈谿人少孤鞠於祖母周母讀書
知大義時時取古格言訓之惟桓感激刻意書史
永樂甲午浙江鄉試第一與諸父讓同登進士拜
監察御史蹇諤不避大著風裁廣東憲使陳某被
誣入於法惟桓知其冤訊出之陳懷百金爲報笑
曰法當爾耳吾豈有所私耶竟却之惟桓居職知
無不言永樂辛丑奉天殿災疏六事指陳時政得
失言過剴切遷交趾南靖州知州卒於官
茅惟揚字維揚慈谿人資性稍深有智計登永樂

乙未進士初拜行在廣西道監察御史尋改四川
道臺中奏疏及諸道讞獄當否皆出裁擇擢四川
僉事轉河南副使四川按察使所至有廉名歸田
之日囊無羨金邑人錢源以詩美之曰山中此日
賦歸來共說清風似寇萊四十二年簪獬豸曾無
寸地起樓臺

宋琰字廷圭奉化人永樂乙未進士選庶吉士侍
皇太子監國南京十九年召修大典書成授中書
舍人宣德初元遷禮部主事以親老乞歸省未逾

月驛召還京正統初元選入史館修 宣宗實錄
二年以父喪去職服闋轉吏部考功主事入直內
府九年遷河南右叅政時汝陽旱蝗琰往治之籲
天自咎蝗弭而歲轉豐稔民爲之謠曰宋大叅施
德政治豪強知利病捕蝗虫動天聽降甘霖保民
命七府安萬民定景泰四年轉太僕寺卿尋陞兵
部侍郎 英宗皇帝復正大統蒞事南京逾三月
卒琰性溫雅居家以孝友聞歷仕四十餘年所至
輒擅能聲恒以文自娛有拙庵學言集藏于家

管思易字原理鄞人永樂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
持法平恕奉命使湖廣辯疑獄釋繫囚全活甚衆
衡陽有少婦秦氏孀姑欲嫁之不聽未幾有鄰少
年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間因計毒其姑而
婦遂陷於辟思易至郡境夜夢老婦繫一馬泣訴
于車前曰馬實殺我非婦也比至郡以獄上求馬
姓者不得則視隣右尺牘刺之有馮小二曰將無
是乎遽呼訊之即立承婦遂得釋歸州同知孟紹
芳盜庫銀二千許棄官去司府以孟巨璫姻不敢

問乃囚十數吏郝洪等誅其事思易廉知其寃即上其事徑執孟論誅之而釋洪等所平反獄有司有俟思易行而陰科罰之者思易聞即疏劾之凡黜知州者二知縣者一已而居內艱起復仍前職時有獄王琦罪不應死尚書吳中以私憾論死思易爭之中不聽竟殺之乃歎咤憤惋感疾而卒思易平生勵志清約不苟得赴會試時道臨清見遺陌錢守以待失者還之見者欽異性至孝友母喪致毀足不踰戶限所入俸悉以公伯氏與猶子與人

人不爲依阿人皆嚴之

戴浩字彥廣鄞人永樂庚子舉人初判東昌管河道時有麥商舟覆拯其屍殯之貯遺金數百鎰於公所據引移商屬盡給之復浚臨清閘獲金玉奇貨不訾封貯縣藏尋有中貴人自言所遺閱其數驗即還之九載遷守雷州州故並海溷病稼乃築堤以捍風潮民歌其功時府廳事梁產芝三莖人以爲異改永州又改鞏昌歲饑矯發邊儲三萬七千餘石賑之監司語以法浩曰法固知之如民饑

何若以一人命活千萬人命固將甘之乃上疏自
劾朝廷優詔原焉天順改元乞骸骨鞏昌民相率
走闕下奏留之復任尋循例致仕凡二十餘年躬
行德誼表率宗族置義塚以瘞里之無歸者置義
塾以教群姓子弟終其身不衰後東昌雷永鞏民
皆德之不忘祠于名宦壽九十三而卒浩善吟咏
詞翰戲墨多為時所珍有默菴詩稿藏于家季子
櫛教諭以學行稱孫鰲鯨鰲鰲相繼舉進士皆櫛
子也人以為積德之報

余麟字天祥鄞人母夢日入牀下而生風神卓異
資性不群舉永樂癸卯鄉試授主客司主事積資
陞儀制郎中有言襲封孔子緒非嫡系欲奪之命
往勘麟曰聖公襲爵非一世嫡庶誠難辨倘勘不
實將何據易之衆議遂定不果奪以憂去服闋任
主客郎中適河南河溢特授左叅政往治之至則
度水勢築堤防甫朞奏功詢民間疾苦而煦哺之
登吏治洗墨樹廉凡六年衆口譽為循良陞本省
左使時中貴執柄麟不能隨時俯仰遂乞骸骨歸

子洵字允清少敏悟嗜學用五品京官子充國子
生正統戊午舉順天鄉試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
郎中陞福建按察副使丁內外憂服闋改湖廣已
而改陝西撫治漢中陞本省右叅政轉右布政使
敭歷三省大著賢聲其在荆襄時會都御史項忠
都督李震收捕山賊小王洪乃濫殺竹山諸縣流
民就食者三千餘人又誣楊泰等十一戶爲黨倖
之洵廉其狀即引同官往爭泰等得不死忠震又
欲與監軍翰林院檢討張寬發兵搜捕入山流民

詭功以請洵抗言流民計避死入山前所殺已過
當柰何又益之以要功乎衆懼乃止不捕而實大
啗洵旣而忠震等俱進秩有差而洵竟以啗故不
序乞致仕孫杲字懷明以貢授常州府學訓導以
身率士上十事於朝不報遂致仕人謂其克世家
學云

蔡錫字廷予鄞人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胄監 仁
宗朝詔擇國子生有學行者吳信等六十人命翰
林院嚴試之拔其尤者二十人充近侍官錫與焉

選授兵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貴陞知泉州府廉
慎勤敏孜孜爲民樹長畫剗剔宿弊興學校均徭
役奏除洛陽東山大橋三鎮戍兵公私便之尤善
摘伏境無盜竊時洛陽橋圯發故石有刻文云石
頭腐爛蔡公再來橋故宋太守蔡襄所建而錫適
以守至遂捐俸修之橋故跨海施工實難錫甚患
之計無所出乃爲文檄海神募贖批者皆莫應忽
一醉卒趨蹠而前曰我能往乃飲酒大醉自没于
海若有神接之者遂得批以還復于錫上有一醋

字錫妄意曰得非八月二十一日耶刻以是日興
工潮不至者旬日橋遂迄工更其名爲萬安云民
德之立祠其旁配享端明陞山東副使奉敕參贊
宣府總兵軍務以功陞順天府府丞服闋改應天
秩滿陞大理寺卿皆有異政奉勅巡撫湖廣大饑
設法賑濟賴全活者數萬家肖像尸祝之尋乞骸
骨歸蕭然圖書不持一物囊無買山之貲至饘粥
不具逍遙吟諷晏如也有賀山稿傳于世

秦岳字維翰慈谿人由邑庠弟子貢中永樂丁酉

寧波府志卷二十七
鄉試卒業太學拜兵部武選主事陞本部職方郎
中丁父憂服闋調刑部山東司宅心平恕不事嚴
刑而犯者輒得其情人以不寃正統乙丑陞山西
布政司右叅議督理糧儲時水旱相仍有司催科
逾迫而逋積愈多岳曰暑雨艱食民方怨咨急之
使倍價以償是轉之溝壑耳况歲且有秋乎因屬
其耆老而諭之民大悅越三月鞭朴不施而逋積
以清以母憂去景泰庚午服闋調廣東以疾卒于
官岳性寬厚朴實無驕矜伎求之行嘗大書勤儉

忍耐謙和六字以自警還書戒其子弟必及之有
加以非禮者弗較益禮遇之以是稱爲長者居父
母喪足跡不入城府不事干謁義不容辭者則曰
若事費若干我能助之謁人吾不能也自奉檢朴
以清約終其後世裔昌盛簪纓不絕人以爲厚德
之報云

鄭阜義字公直少爽朗甫長入郡庠領永樂戊子
鄉薦明年會試中副榜例授教職辭不受特賜冠
帶俾卒業太學壬辰登馬鐸榜進士上命吏部於

寧波府志卷二十七
進士中擇學行超卓者授以方面阜義得山東叅
政上以阜義優於文學遂改廣東蒞職九載政聲
日起宣德改元丁外艱服闋入朝竟以疾卒阜義
弟永義中永樂庚子鄉試任當塗知縣子自強邃
於經學爲詩文冲澹有生意中乙卯科鄉試任上
杭訓導自新應天順六年制貢任永寧縣丞宣德
十年郡守鄭珞爲建聯桂坊牌

寧波府志卷二十七

